女少的隊鷗海

女少的隊鷗海

海鷗隊的少女

華仁出版社

□出版者/華仁出版社□發行人/黃錦堂
□社　址/台中市樂群街２３８號
□電　話/(04)2291962•2291963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證字第0037號
□台北營業處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81號二樓
□電　話/(02)7082681•7037262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

寫在前面

活潑可愛的法國少女皮葉蕾特，一直相信傳說中的怪物—海龍，就在世界某一個角落裏，她很想親眼看看海龍的廬山眞面目，到底是什麼模樣。

但是，加拿大少女梅伊卻不相信皮葉蕾特的說法。根據梅伊的判斷，海龍這種可怕的生物，完全是別人揑造出來的，世界上根本沒有海龍的存在。

於是她們兩人隔著大西洋，在法國和加拿大兩地通信爭辯。有時等對方的信等得又心煩又焦急，最後，梅伊終於忍不住，於是率領她的好伙伴「海鷗隊的少女」，搭乘遊艇，越過浩瀚的大西洋，來到法國，和皮葉蕾特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

結果，世界上到底有沒有「海龍」呢？小朋友，你們一定很想知道答案吧！本書會告訴你們這個祕密喲！

編者謹識

目錄

事件的開始……8
少女水手們的船……8
皮葉蕾特的演說……12
來自加拿大的少女們……19
賽船……23
遨遊大海……36
暴風雨……46
和暴風雨戰鬥……54
漂流海上……54
漂浮在海上的遊艇……61
冒出海面的生物……70
月光下的怪物……77
陸地……88
是誰不見了？……100
皮葉蕾特在那裏？……115
無人島上的生活……122
皮葉蕾特歸來……122
皮葉蕾特的冒險……129
我們有船了……142
尋找皮葉蕾特和梅伊……147
怪獸的洞穴……155
海龍就在眼前……160

又見迪那爾……168
後記……174

女少的隊鷗海

•華仁出版社印行•

主要人物介簡

皮葉蕾特

本書的女主角，是個活潑又勇敢的少女，很喜歡冒險。她在國際學生雜誌當編輯，相信世界上眞的有「海龍」存在，寫了一篇文章登在雜誌上。

梅伊

富有朝氣的加拿大少女，她不相信世上有「海龍」，爲了這件事，特地率領海鷗隊的少女乘船到法國，和皮葉蕾特展開激烈的辯論。

馬魯塞爾

熱心的海洋畫家，始終支持皮葉蕾特的看法。他和少女們一起搭上「安大略號」，不幸遇到海難，在海上漂流時，冷靜地指揮大家。

強賽和吉姆

老水手強賽和安大略號的水手長吉姆，都是經驗豐富的水手，他們和馬魯塞爾合力保護漂流到無人島上的法國少女和加拿大少女。

馬克斯和蓓格

馬克斯是皮葉蕾特的弟弟，蓓格是海鷗隊的少女水手長，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很活潑，喜歡惡作劇，雖然國籍不同，但很快就變成好朋友。

茱奴碧耶布和蜜凱特

茱奴碧耶布性情溫柔，蜜凱特活潑開朗，她們都是法國少女，也是皮葉蕾特的好朋友。

事件的開始

少女水手們的船

「喂！等一等，我也要上船。」

名叫馬魯塞爾·羅馬尼的年輕海洋畫家（專門畫海洋的人），左手夾著寫生用的本子，一邊拉高了嗓門大叫，一邊不停地揮動右手，急急忙忙往岸邊跑過來。

馬魯塞爾剛剛一腳踏上甲板，轟轟的渡輪馬達聲忽然變得更響，很快地離開了碼頭。

這裏是法國南邊著名的海濱勝地—桑·馬羅。此地不但是炎夏最好的海水浴場，也是避寒勝地（避免冬天嚴寒氣候的地方），對岸的迪那爾，也是非常有名的海水浴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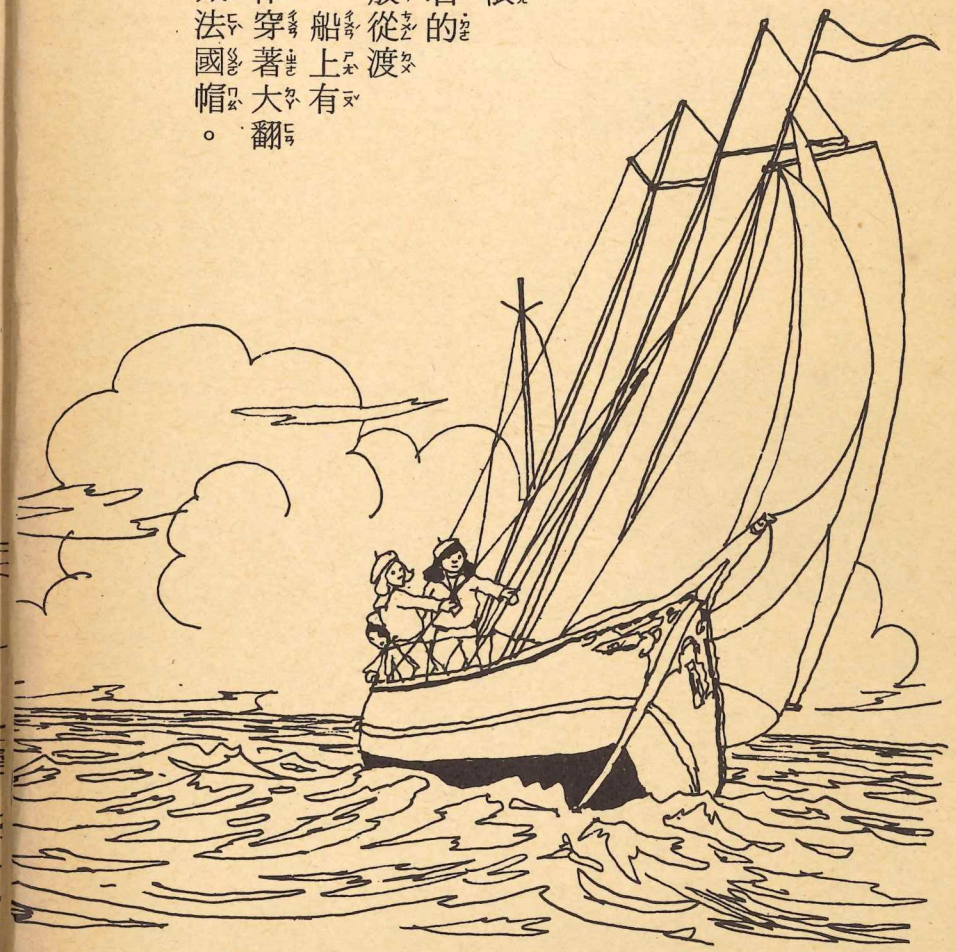
當渡輪離開桑·馬羅港口，慢慢開進迪那爾河和小島中間一條很窄的水路時，前面突然出現一艘大型遊艇。遊艇的船頭是尖尖細細的，有三支高高豎立的桅桿，是艘很漂亮的遊艇，四張前帆和桅桿上的主帆都張開了，被風吹得鼓鼓的。不一會兒，遊艇已繞過桑·馬羅伸出海的海岬部分，以飛快的速度開過來。

「哇！那艘遊艇直直地朝這邊開過來

啦！眞討厭，看來要激起一陣大浪，使我們的船搖搖擺擺了。」

船長氣得漲紅著臉大吼。

三支桅桿的船眞的激起一陣浪花，以四十度左右的傾斜度，像箭一般從渡輪的旁邊衝過去，船上有十來個水手，一律穿著大翻領的水兵服，頭戴法國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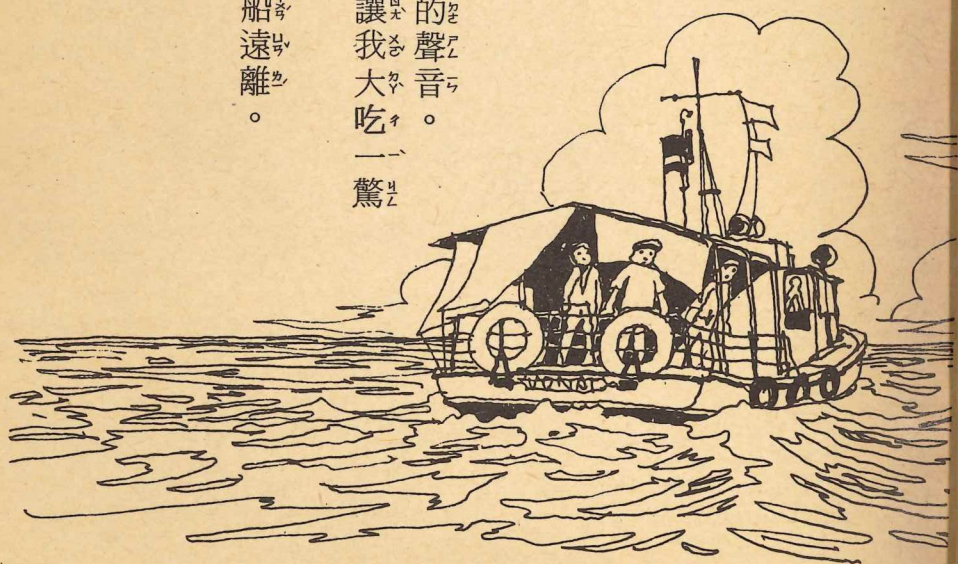
桅桿頂端的紅旗隨風飄揚，警笛嗚嗚地響著，兩張前帆和一張主帆立刻被收了下來，少女們從甲板各處匆匆跑過來聚在一起，眼看著傾斜的船又恢復了正常，朝著桑・馬羅港像滑行般進入港口。

「你看到了嗎？開得多穩！」

馬魯塞爾呆呆地瞪大了眼睛，發出吃驚的聲音。

「我看到了，那艘船上只有少女呀！眞讓我大吃一驚，她們到底從那裏來的呢？」

船長也是一副吃驚的模樣，看著她們的船遠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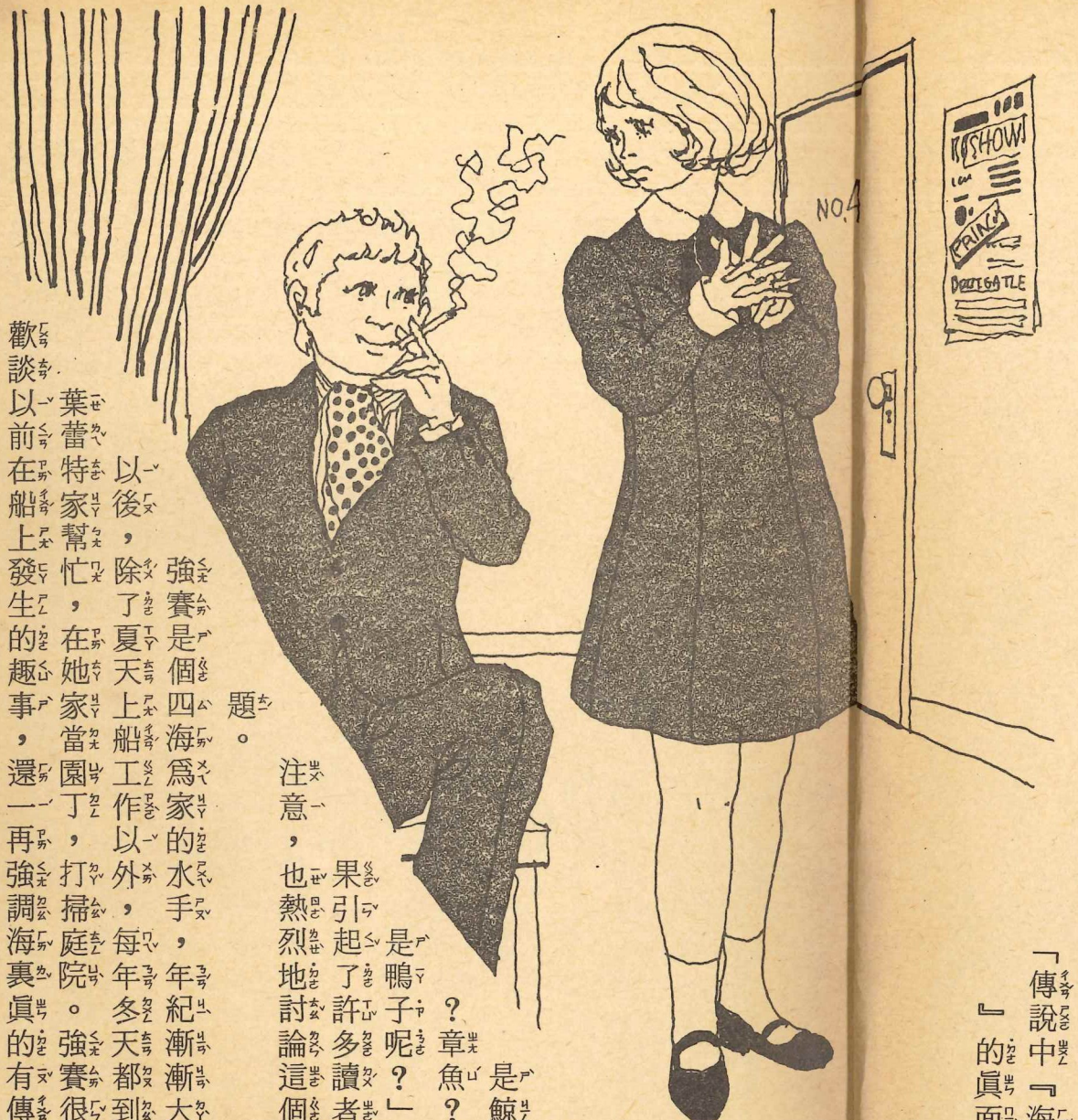
皮葉蕾特的演說

「噯！馬魯塞爾先生，我有點擔心呀！」

在迪那爾劇場的後臺，一個穿著漂亮洋裝，名叫皮葉蕾特・德・布雷賽的少女，問坐在旁邊抽煙的馬魯塞爾這樣說。

今天晚上，他們就要在迪那爾劇場舉行慈善音樂會，這場音樂會是由水上救生協會主辦的，皮葉蕾特想借這個機會發表驚人的演說。

她在國際學生雜誌「法美雜誌」擔任編輯、採訪的工作，經常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她曾經根據一名老水手強賽所說的故事，寫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題目是：「傳說中『海龍』的眞面目是鯨魚？還是鴨子呢？」結果引起了許多讀者的注意，也熱烈地討論這個問題。



強賽是個四海爲家的水手，年紀漸漸大了以後，除了夏天上船工作以外，每年冬天都到皮葉蕾特家幫忙，在她家當園丁，打掃庭院。強賽很喜歡談以前在船上發生的趣事，還一再強調海裏眞的有傳說

中像恐龍一樣的生物，因爲他說的故事很有趣，所以皮葉蕾特根據這個故事發表文章時，馬魯塞爾還畫了三張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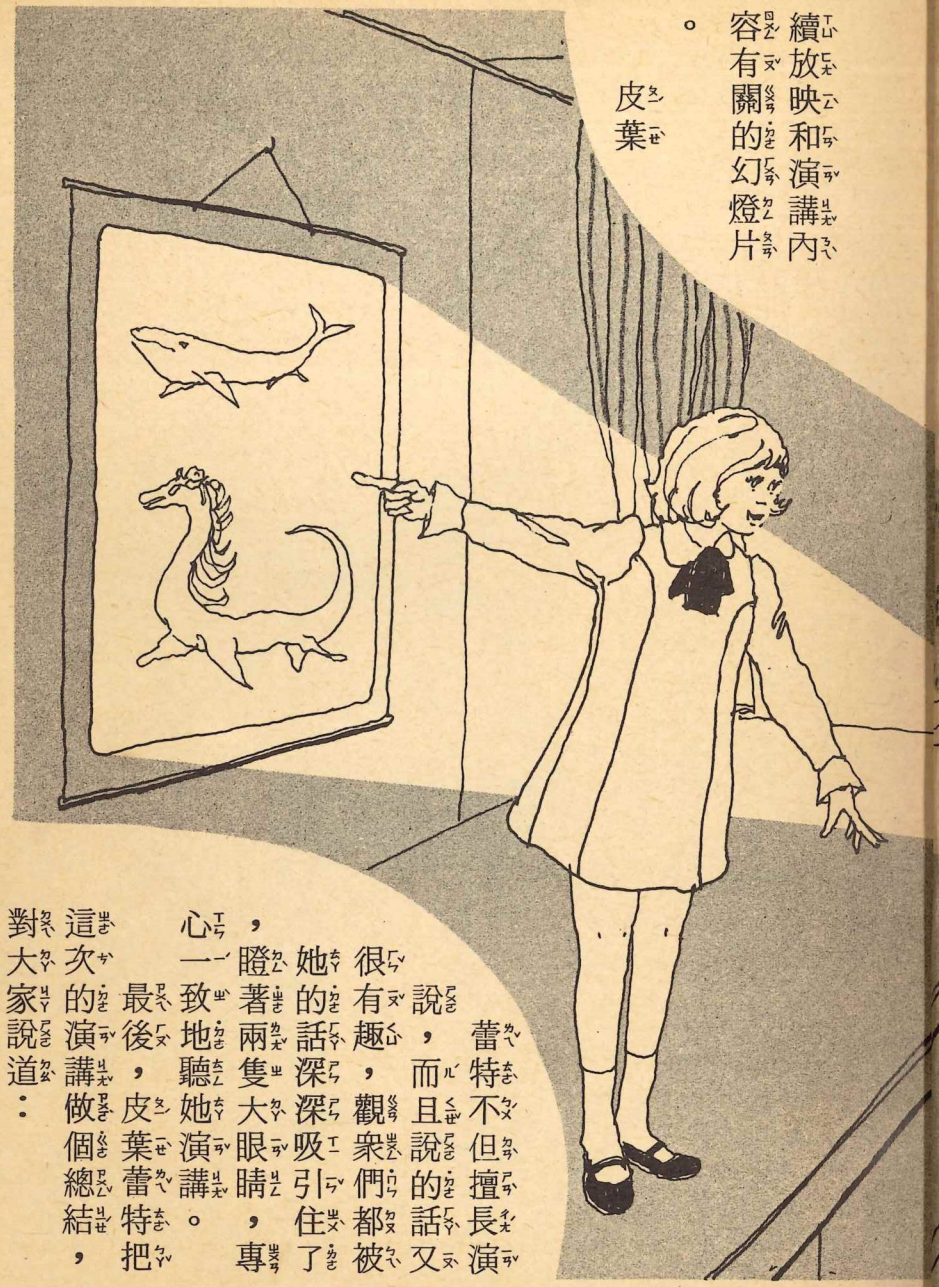
但是，加拿大蒙特婁一個擁有好幾家大公司的老闆的女兒梅伊・克林遜，看了這篇文章以後，一點也不相信，還猛烈批評，說傳說中的生物根本就是有人故意揑造出來的，世界上絕不可能有這種東西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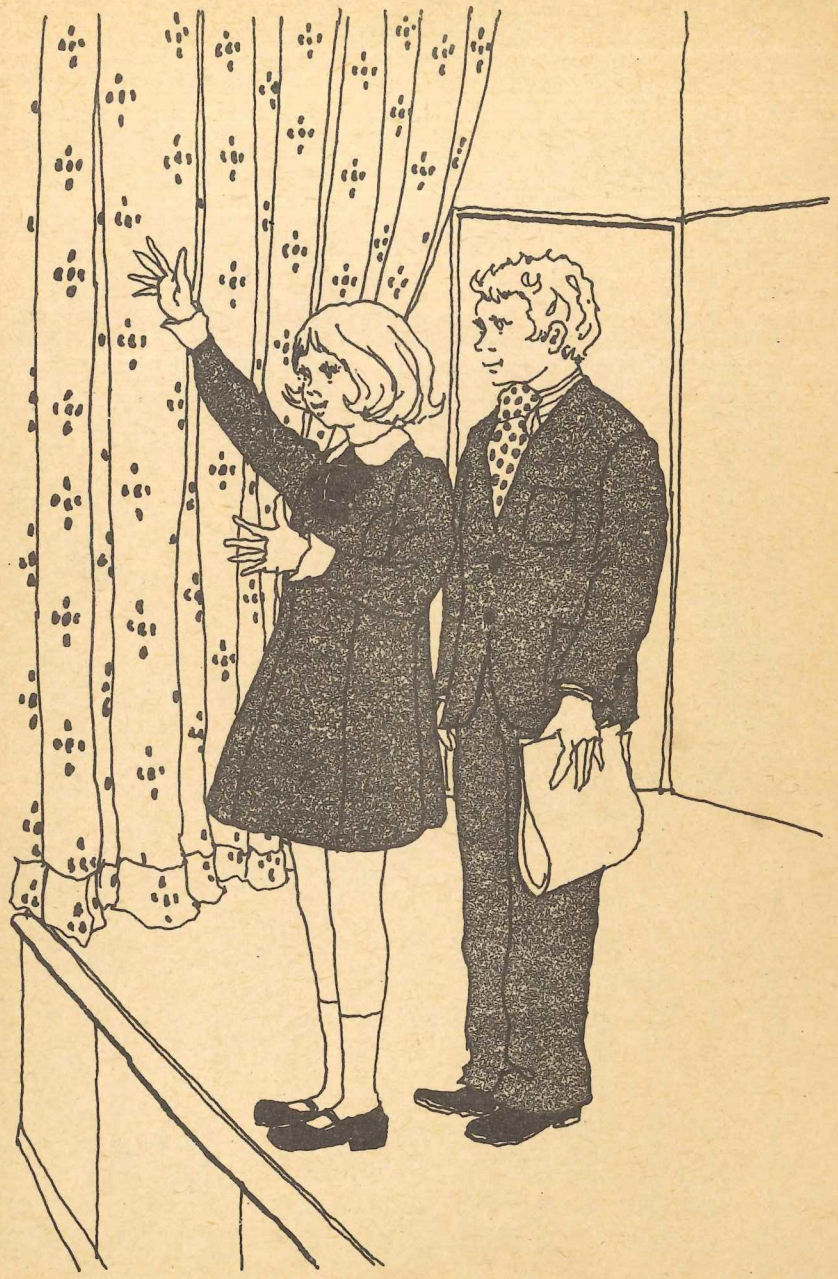
皮葉蕾特對梅伊的批評很傷腦筋，爲了舉出例證，便請馬魯塞爾幫忙，收集水手和學者們曾經發表過有關「海龍」的文章，然後再發表一篇文章，並舉出各種證據。她的對手梅伊也不甘示弱，於是兩個人妳來我往的，展開了一場越來越激烈的爭辯。

在舞臺上，皮葉蕾特不斷發表精彩的演說，馬魯塞爾則站在舞臺前面，陸續放映和演講內容有關的幻燈片。

皮葉蕾特不但擅長演說，而且說的話又很有趣，觀衆們都被她的話深深吸引住了，瞪著兩隻大眼睛，專心一致地聽她演講。

最後，皮葉蕾特把這次的演講做個總結，對大家說道：





「各位觀衆，你們認爲馬魯塞爾先生和我會不會編造一個這個世界根本沒有的生物，去戲弄讀者呢？或是我們故意要讓讀者們相信，而舉出這麼多學者專家的說法，堅持世界上眞的有『海龍』存在呢？

不管你們提出什麼樣的批評都沒有關係，只要不是惡意攻擊，我都會誠心接受。但是，如果有人不相信我的態度是很認眞的，那我就不能忍受了。假如我遇見梅伊・克林遜小姐，我一定會這樣告訴她：『請妳不要這樣攻擊，我絕不原諒妳。』……」

就在這個時候，劇場後面突然傳來響亮的說話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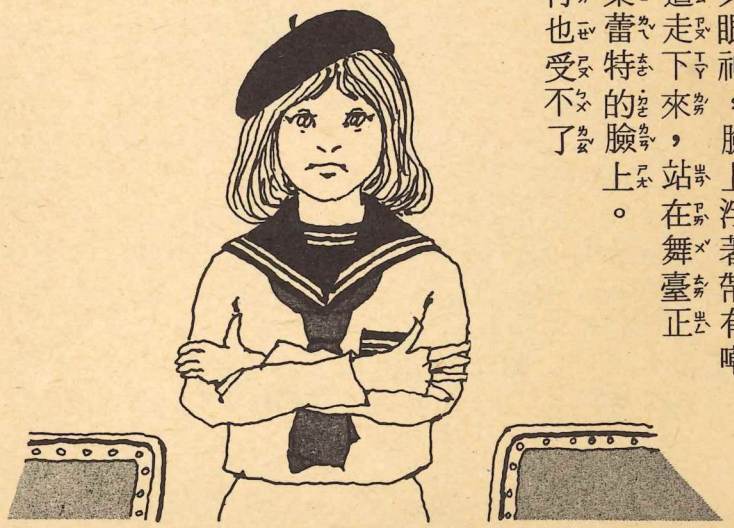
「那麼面對面地對我這麼說，怎麼樣呢？我—梅伊・克林遜現在正站在這裏。」

大家聽見這些話，不約而同地回過頭，驚異地瞪著說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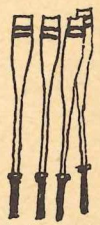
一層層排列得整整齊齊像樓梯般的座位後面，不知何時出現了一位少女，雙手交叉，懷抱胸前，直挺挺地站在那兒，身穿藍色衣領的水兵服，頭上斜斜地戴著一頂法國帽，是個非常漂亮的少女。

這個少女好似沒看見大家投射過來的驚異眼神，臉上浮著帶有嘲笑意味的笑容，一步一步慢慢從正中央的通道走下來，站在舞臺正前方，大大的眼睛緊緊瞪著被燈光照射的皮葉蕾特的臉上。

「我是從蒙特婁來的梅伊・克林遜，我再也受不了啦！皮葉蕾特・德・布雷賽小姐，到底我們兩人當中誰的說法才是正確的呢？我想弄清楚，才特地從蒙特婁趕來的。」



來自加拿大的少女們



「不管妳怎麼說，我不能就這樣悶聲不響地離開這兒，我要光明正大地和妳爭論一番，我打算把有利的證據拿給妳看，希望妳也能這麼做。」

梅伊・克林遜昂頭挺胸，口氣十分堅決，皮葉蕾特看見她那副模樣，心裏很不服氣，便大聲說道：

「我可不想被別人認爲我怕妳。」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由於梅伊・克林遜的出現，一篇精彩的演說也就被打斷了。

劇場像是被頑童搗過的蜂巢一樣，引起一陣很大的騷動，馬魯塞爾急急忙忙把她們帶到舞臺後面。皮葉蕾特和梅伊兩個人都扳著臉，氣呼呼地看著對方。

「我可以說明給妳聽，如果妳想要知道的話……」

「算了，算了，妳胡說八道的話，我不想再聽。」

梅伊不耐煩地嚷道。

「可是我也想看看妳的證據呀！我希望我們不要再這樣爭執下去了，請把證據拿給我看吧！」

皮葉蕾特不服輸地立刻回嘴。

「哎呀！今天晚上不行，明天吧！讓我也加入妳們的辯論，好不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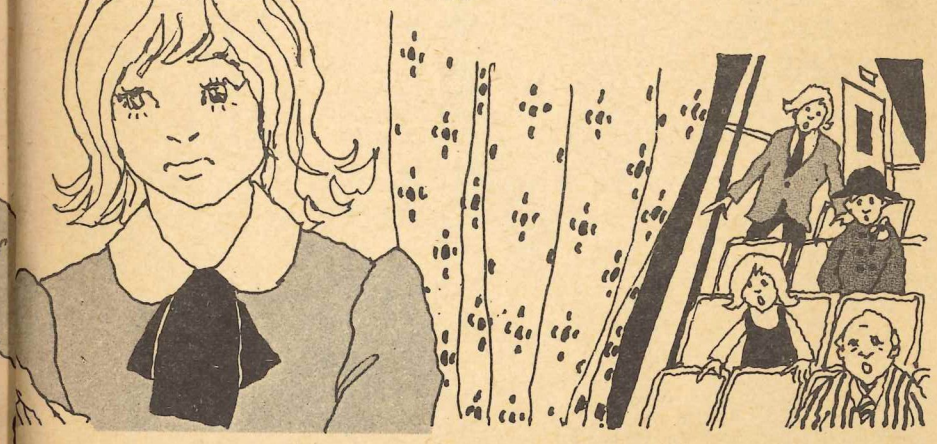
馬魯塞爾擔心兩位少女吵起來，慌忙地插嘴說道。

「好吧！那就訂在明天吧！」

說完，加拿大的少女轉身便想離去。

「等一下，請問妳住在那家飯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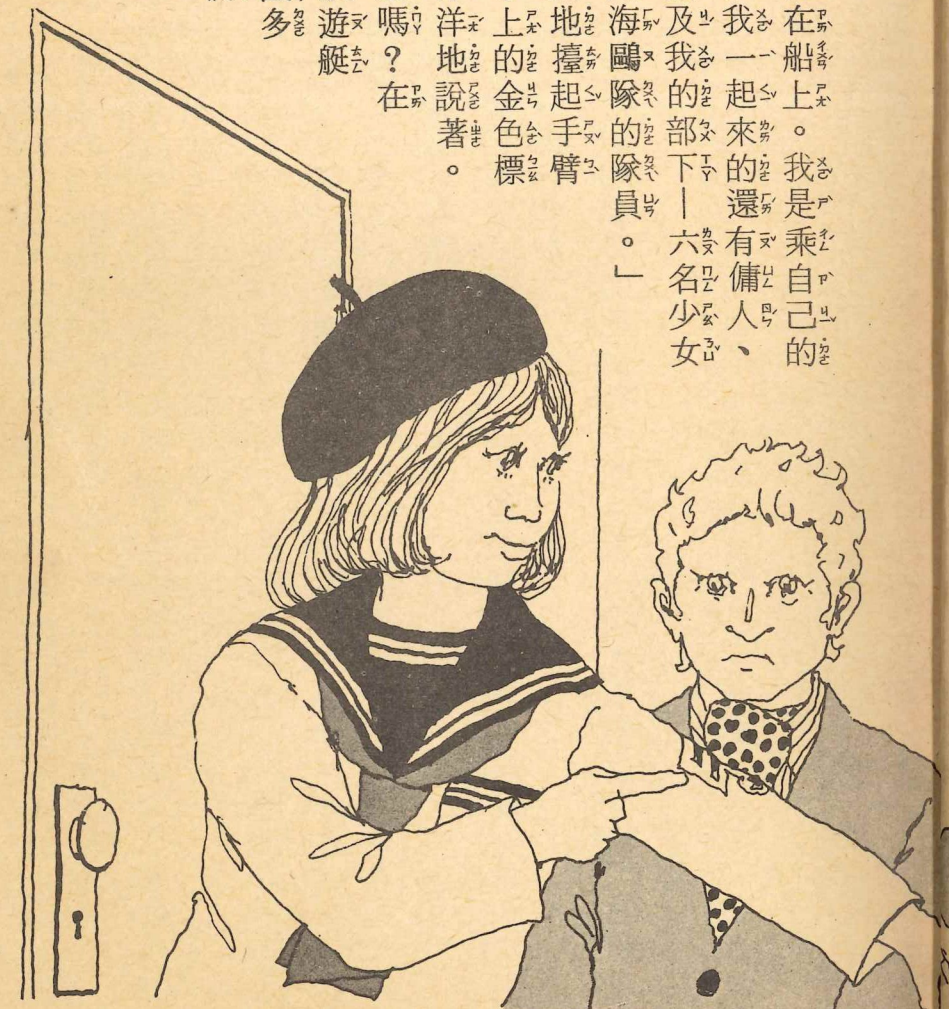
馬魯塞爾在梅伊身後問道。



「噢！我住在船上。我是乘自己的遊艇來的喔！跟我一起來的還有傭人、水手長、警衛以及我的部下—六名少女水手，我們都是海鷗隊的隊員。」

梅伊很神氣地擡起手臂，指著縫在袖子上的金色標誌，一邊得意洋洋地說著。

「你們知道嗎？在加拿大接受駕駛遊艇訓練的少女集團多得不得了，我們這個集團非常優秀喔！我也



是海鷗隊的隊長，我們全體隊員對於皮葉蕾特小姐的愚蠢想法都很生氣，因此大家才開會決定乘船越過大海，到這兒來指正妳。我們還說要讓皮葉蕾特小姐紅著臉大叫一聲『呀』！然後羞愧地低下頭……」

「妳先別得意，我絕不會向妳低頭的。」

皮葉蕾特聽她這麼說，立刻不客氣地爭辯。

「噢！是嗎？不過很快就知道誰錯誰對了，現在不必說大話。剛才我的話還沒說完呢！我們這些人是乘著懸掛加拿大國旗的遊艇到達迪那爾港的。」

「啊！就是那艘有三支桅桿的船嗎？」

馬魯塞爾興致勃勃地高聲問道。

「克林遜小姐，妳們駕駛遊艇的樣子眞是漂亮極了，差一點就被妳們撞上的那條船正是我搭的那條船哩！」

「啊！對不起，我們的確是開得太快了些，差一點就把藝術家撞到海裏淹死了。」

說著，梅伊伸出三根手指，放在帽子旁邊，行了個舉手禮，然後一轉身背向他，跨著大步朝門那邊走去，拉開門就走出去了，「砰」地一聲，門又關了起來。

賽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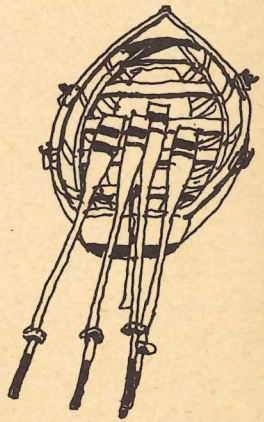
「馬魯塞爾先生，你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啦！妳們呢？」

「我們也準備好了。」

皮葉蕾特和她的好朋友茱奴碧耶布、蜜凱特、波拉姊妹異口同聲答道。

這些少女都穿著白短褲和輕便的運動衫，現在她們五個人是「海龍號」的船員，馬上就要和海鷗隊的隊員們展開一場激烈的比賽。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皮葉蕾特和梅伊兩人在迪那爾劇場見面後的第二天，除了馬魯塞爾和她們以外，又邀請了三個人進行辯論。

這三個人是在羅斯可夫研究所工作的年輕動物學家強，和對海上法很有研究的律師路易，以及專門寫冒險小說，綽號「海軍大將」的小說家畢雷爾。

辯論開始，皮葉蕾特先向大家說明有關海龍的事。

她說的是從古代流傳到現在的傳說故事，一直到船員們所記錄的航海日誌，其中也包括古代博物學家和挪威的威金人（西元七〇〇至一〇〇〇年間的北歐海盜）的故事，以及文藝復興時代（西元一三〇〇至一五〇〇年）的水手們所說的事情，此外，還有法國海軍在達隆灣看見的情景，和英、法、荷蘭等國家的學者的意見，這的確是一分非常有價值的資料。

在多達一百六十二名船員的報告裏，他們對傳說中的怪物都有很深刻的描述，據他們說，那個怪物有個龐大的身體，和又細又長的脖子，還有一個像馬一樣的頭，牠的身體是黃色和灰色的，沙啞的叫聲和可怕的喘息聲，讓人聽了毛骨悚然，怪物跑的時候總是伸直著脖子，跑得速度相當快，肥胖的身軀上還有茶褐色的斑點，凡是牠走過的地方，都會留下一種強烈的氣味……。

但是，不管皮葉蕾特再舉出多有利的證據，梅伊每次都搖搖頭說：「我不相信。」或「我絕不相信。」

強、路易和畢雷爾也不知道該判定誰說得對，最後，「海軍大將」畢雷爾站起來說出自己的意見。

「皮葉蕾特．德．布雷賽小姐說得非常好，我眞的沒話可說，確實有很多船員親眼看見過傳說中奇怪的生物『海龍』，而且，坐在我們眼前的老船員強賽先生就曾經看過兩、三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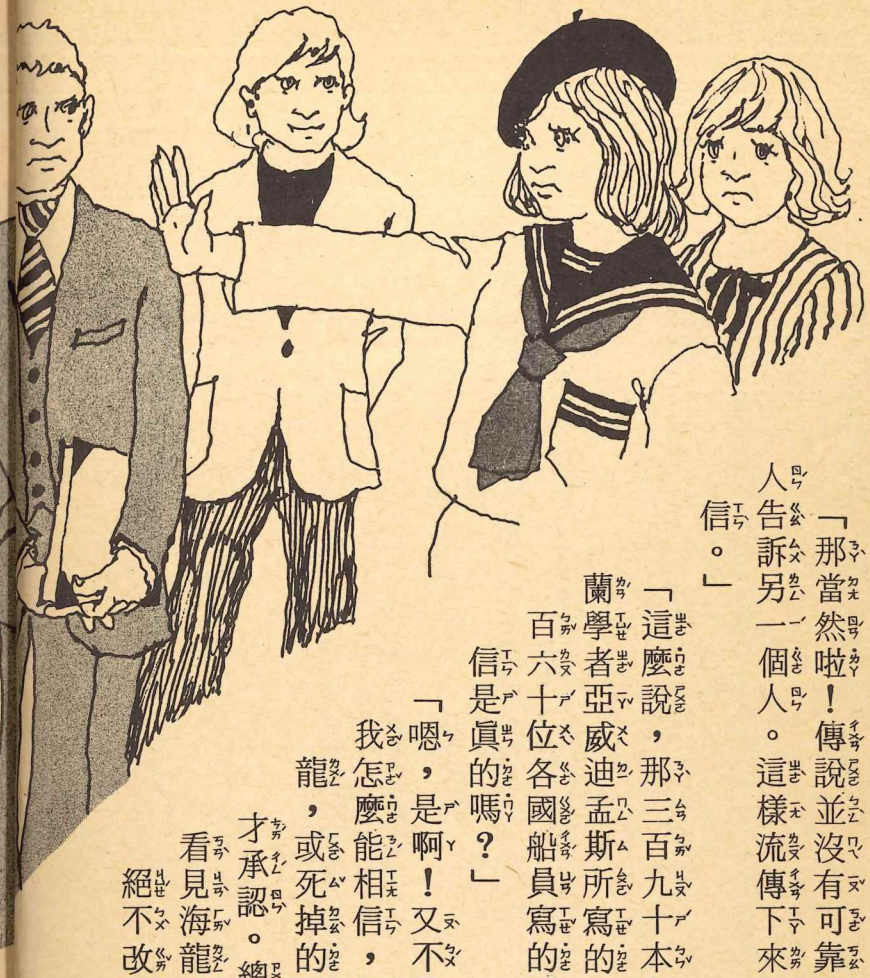
許多專門研究海洋生物的學者們，尤其是亞威迪孟斯所寫的書裏面，也曾敍述一八九七年到九八年間，法國的兩艘軍艦阿巴連遜號和巴亞爾號上的士官們，不但看見怪物『海龍』，還拍攝了二十八張照片。

而且，在巴黎博物館工作的學者，也承認世界上眞有『海龍』存在，還說：『確實是眞的生物，絕對錯不了，眞的有這種生物存在，牠是一種叫做潘尼佩迪斯的古代鯨魚的同類。』」

「但是，直到現在爲止，世界各地任何一座動物園裏都沒有這種活生生的動物，即使是用死掉的動物做成的標本也沒有。德．布雷賽小姐，妳承認這個事實嗎？」

皮葉蕾特沒回答，只用顫抖的聲音說：

「那麼，梅伊．克林遜小姐，妳的意思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故事全是胡扯



的囉？」

「那當然啦！傳說並沒有可靠的根據，只是一個人告訴另一個人。這樣流傳下來的故事，怎麼能相信。」

「這麼說，那三百九十本有關海龍的書、荷蘭學者亞威迪孟斯所寫的『海龍』，以及一百六十位各國船員寫的報告，妳全都不相信是眞的嗎？」

「嗯，是啊！又不是我親眼看見的，我怎麼能相信，如果我親眼看見海龍，或死掉的標本也好，這樣我才承認。總而言之，在我還沒看見海龍的眞面目以前，我絕不改變我的看法。」

梅伊・克林遜的態度非常堅決。

「啊！妳們兩個人的意見完全相反，偏偏海龍又不在我們眼前，所以，世界上眞的有海龍或根本不存在，我們實在很難做決定。」

就在「海軍大將」不知該怎麼辦的時候，皮葉蕾特和梅伊的好朋友鬧哄哄地跑進來，圍在她們身邊，妳一言我一語地爭論得很厲害。「海軍大將」和強、路易三個人看看這羣活潑的少女們，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就笑著走出去了。

梅伊看著皮葉蕾特說道：

「妳這種無理的作法，我實在受不了啦！」

「我也一樣，不過我絕不會對妳讓步。」

「我也是，絕不讓步。唔……那麼我們這樣做吧！妳有喜歡運動的朋友嗎？我有海鷗隊，我們兩個可以召集朋友，做一次光明正大的比賽，決定誰贏誰

輸，贏的一方就算她的說法正確，妳覺得怎麼樣？」

皮葉蕾特擡起臉，也用果斷的口氣說道：

「好極了，這正是我想提議的辦法。」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馬魯塞爾和大家商量，要以那一種方法比賽才好呢？最後大家一致決定在今天舉行賽船。

他們在姆利迺海岬和馬魯伊努海岬中間放下一個紅色的浮標，決定出長方形的水道。以梅伊和皮葉蕾特爲隊長的隊伍，各有五個人，其中四個人負責划船，另一個人做舵手，比賽時每一隊要划五圈。

海面風平浪靜，顯得十分安寧。少女們一個個志氣高昂，恨不得馬上開始比賽，海岸邊也擠滿了看熱鬧的人。

在水道旁邊有兩條一模一樣的船，正靜靜地在海面上輕輕搖晃。其實，早在比賽以前，她們兩組選手已經在這兒練習了一個星期啦！

皮葉蕾特領頭的是法國隊，跟在她們後面出現的是以梅伊・克林遜爲隊長的加拿大隊。船長梅伊向前走了兩步，然後五名海鷗隊隊員像軍隊般一起舉手

行禮，皮葉蕾特和她的朋友們立刻回禮。

梅伊很有運動員的風度，大大方方地向競賽的對手笑了一下，接著便把自己的伙伴—海鷗隊的少女們介紹給大家認識。

她們是水手長蓓格和瑪貝兒、瑪渥特、洛蒂四個人。

眼看著比賽就要開始了。

兩隊的選手們神情緊張地跳上船，等待決定命運的一刻來臨。

「準備好了嗎？」馬魯塞爾扯著嗓門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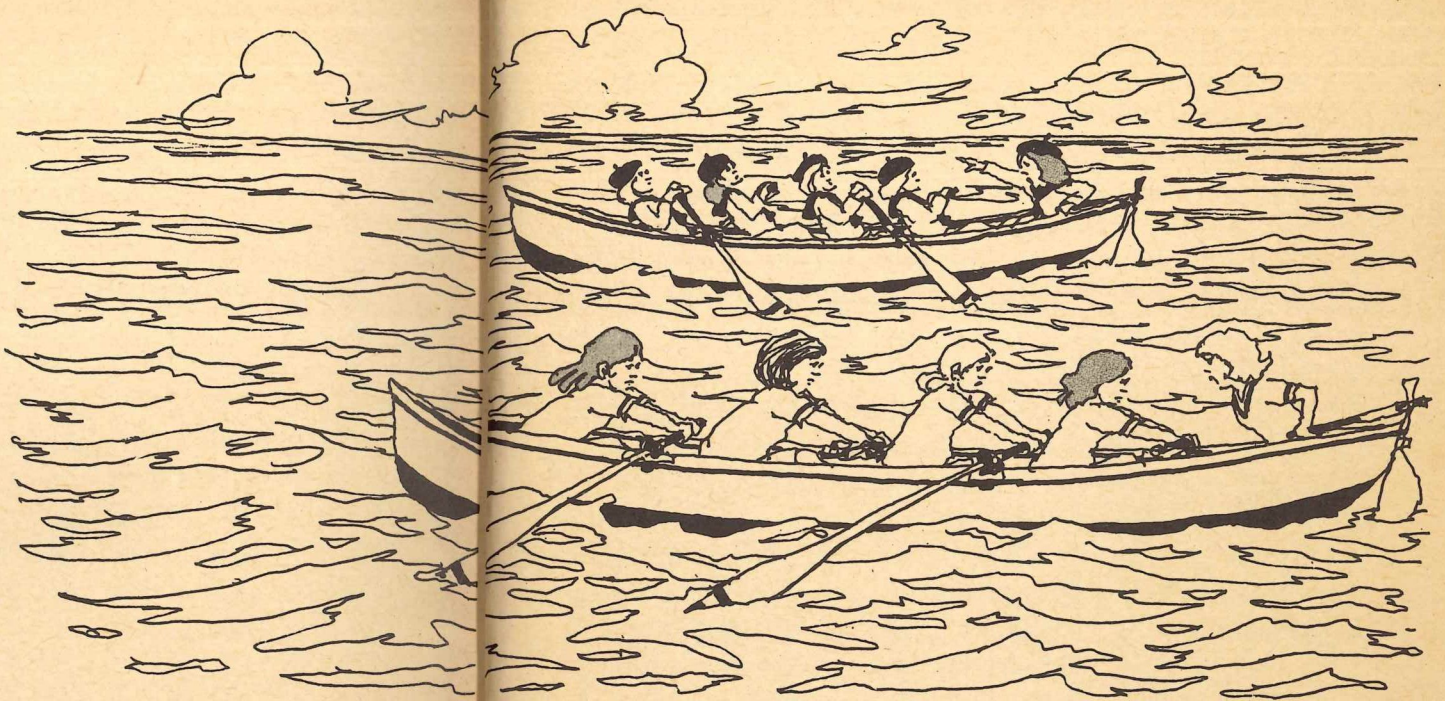
馬魯塞爾和「海軍大將」畢雷爾今天也到場做裁判。

「準備好了。」皮葉蕾特精神抖擻地答道。

「準備好了。」梅伊的聲音也很宏亮。

在這兩條船上，選手們都彎著上半身，擺好了划槳的姿勢，負責掌舵的皮葉蕾特和梅伊則緊握著舵。

畢雷爾看看兩隊選手，從口袋拿出槍，準備朝天發射信號，同時拉高了嗓門大聲叫道：



「預備—砰！」

隨著槍聲響起的那一剎那，法國隊和加拿大隊的八支槳一起猛烈地打水，雙方的選手都很賣力，兩條船幾乎是以同樣的速度向前行進。

在接近第一個浮標的地方，梅伊讓船擦身掠過去，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她要比皮葉蕾特快一點繞過浮標。

「加油！加油！」

皮葉蕾特朝著划船的伙伴大吼，拚命激勵大家的鬥志。

「啊！危險，也許她們打算用撞的。」

蜜凱特忍不住擔心地叫出聲。

「噓！別說話，小心氣喘不過來。」

皮葉蕾特立刻鄭重地警告她。

兩條船像飛一樣的在海上奔馳，很快地都繞過了浮標，「砰！」地一聲又響了起來，告訴她們已經進入第二圈了。

情況非常緊張，兩條船幾乎是同時繞過浮標，很難分辨出誰快誰慢，圍觀的人眼睛都看直了。

進入第三圈以後，梅伊那條船又搶先一步。

在第四圈的時候，皮葉蕾特追過梅伊。

這時，划船的女孩子們好像已經累得沒力氣划船似的

，梅伊和皮葉蕾特的叫聲則越來越尖銳。

「砰！」手槍發出第五次槍響，終於進入最後一圈了。

皮葉蕾特緊緊地握住舵手，然後用力旋轉，船便輕巧地從紅色浮標旁邊駛過去，進入平穩的水道上。梅伊漲紅著臉，沒命似地大叫大喊，兩人都把全副精神放在船上。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不知怎麼搞的，皮葉蕾特原先緊握著舵的手忽然鬆了一下，法國隊的船馬上像失去控制似的向一邊傾斜過去。

眼看著加拿大隊的船就要追上來的一瞬間，一條船右舷的槳和另一條船的槳猛烈相撞，隨著「嘎啦嘎啦」的響聲，船槳全都折斷了，兩條船也撞得翻了過去，少女們在混亂中都沈入海裏。

在岸邊觀看比賽的人看見這情景，立刻引起一陣騷動，馬魯塞爾、強賽等大概有十多個人，慌忙跳上停在岸邊的船，也有人等不及船開動，就「撲通」一聲跳進海裏，去救落水的女孩。

不一會兒，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一個又一個少女被救起，遠遠地

就可以看見他們游泳的姿態，蜜凱特和蓓格也被救了起來。

馬魯塞爾看見女孩子差不多都救起來了，便游到皮葉蕾特身旁的船那兒。

皮葉蕾特彷彿看到救星似的，邊喘氣邊說：

「啊！好重，她好重哦！」

馬魯塞爾低頭一看，原來在兩條船的破片當中，已經昏過去的梅伊正慢慢往下沈，皮葉蕾特仍然拖著她游泳。

經過大家努力救援，落到海裏的少女們全部平安獲救，只有梅伊一個人還昏迷不醒，直直地躺在岸邊，跟她一起來法國的女管家克拉拉看見小姐還沒清醒，難過地蹲在梅伊身邊哭個不停。

皮葉蕾特站在旁邊，一邊發抖一邊自言自語地說：

「沒有死吧！……要是死掉的話，都是我的責任。」

馬魯塞爾替梅伊做人工呼吸，不一會兒，梅伊才緩緩睜開眼睛，夾雜著英語、法語痛苦地喃喃說道：

「啊……喝了好多水，水都淹到喉嚨了……」

說著，梅伊用力把身體撐起來，想要大哭，卻又哭不出來。

「哇！好慘哦！船搖搖晃晃的……我喝了好多水，然後我沈下去，什麼都不知道了……」

「都是我不好，一心想贏妳，所以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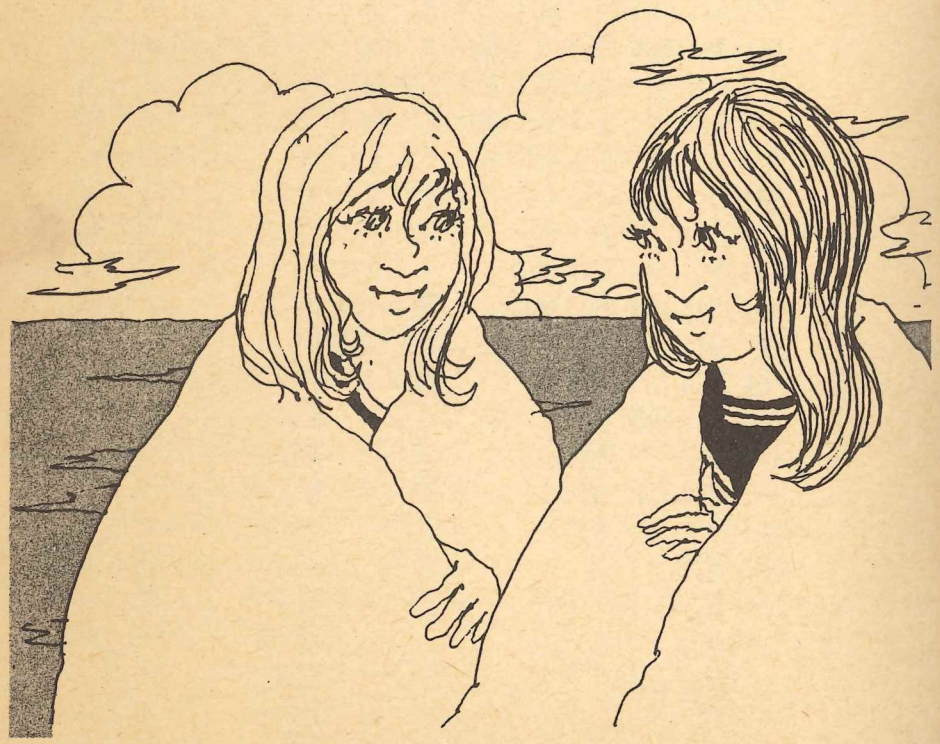
「不！不要這麼說，我自己也不好，是我想超過妳，兩條船才會這麼接近……」

「唉！我們眞有點神經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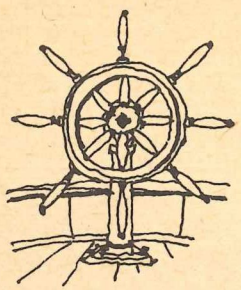
皮葉蕾特嘆了一口氣，這樣說道。

梅伊聽她這麼說，也在旁邊附和道：

「嗯！我也有這種感覺。」



遨遊大海



「喂！梅伊……」

「哦！皮葉蕾特，什麼事？」

離賽船那一天已經是第八天了，皮葉蕾特和梅伊經過翻船的意外事件以後，她們兩人不再批評對方，反而變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唔……有關『海龍』的事，從今天開始，我們都不要提那件事，可是，我還是沒法相信世界上眞的有這種動物呀！」

「不管妳怎麼說，我都相信是眞的。」

「哎呀！不是說好不提的嗎？快點發誓吧！」

「好，我發誓以後絕不再說『海龍』的事。」

八月炎熱的陽光，直直地射在海面上，藍藍的大海映著陽光閃閃發光，平靜的海面幾乎沒有一點波浪。

在梅伊的小型遊艇「安大略號」上面，皮葉蕾特和梅伊正站在船尾的甲板上，高高興興地聊天。

今天一大清早，安大略號就離開拉・蘭斯海岸，準備到海灣裏繞一圈，一邊迎著夏天灼熱的陽光，一邊等風。

搭乘這條船的人，也就是那天以後變成好朋友的梅伊和皮葉蕾特的伙伴。皮葉蕾特的弟弟馬克斯很快便和活潑的少女水手長蓓格要好起來，兩個人打打鬧鬧的在船上追逐，蜜凱特看他們這麼頑皮，不禁搖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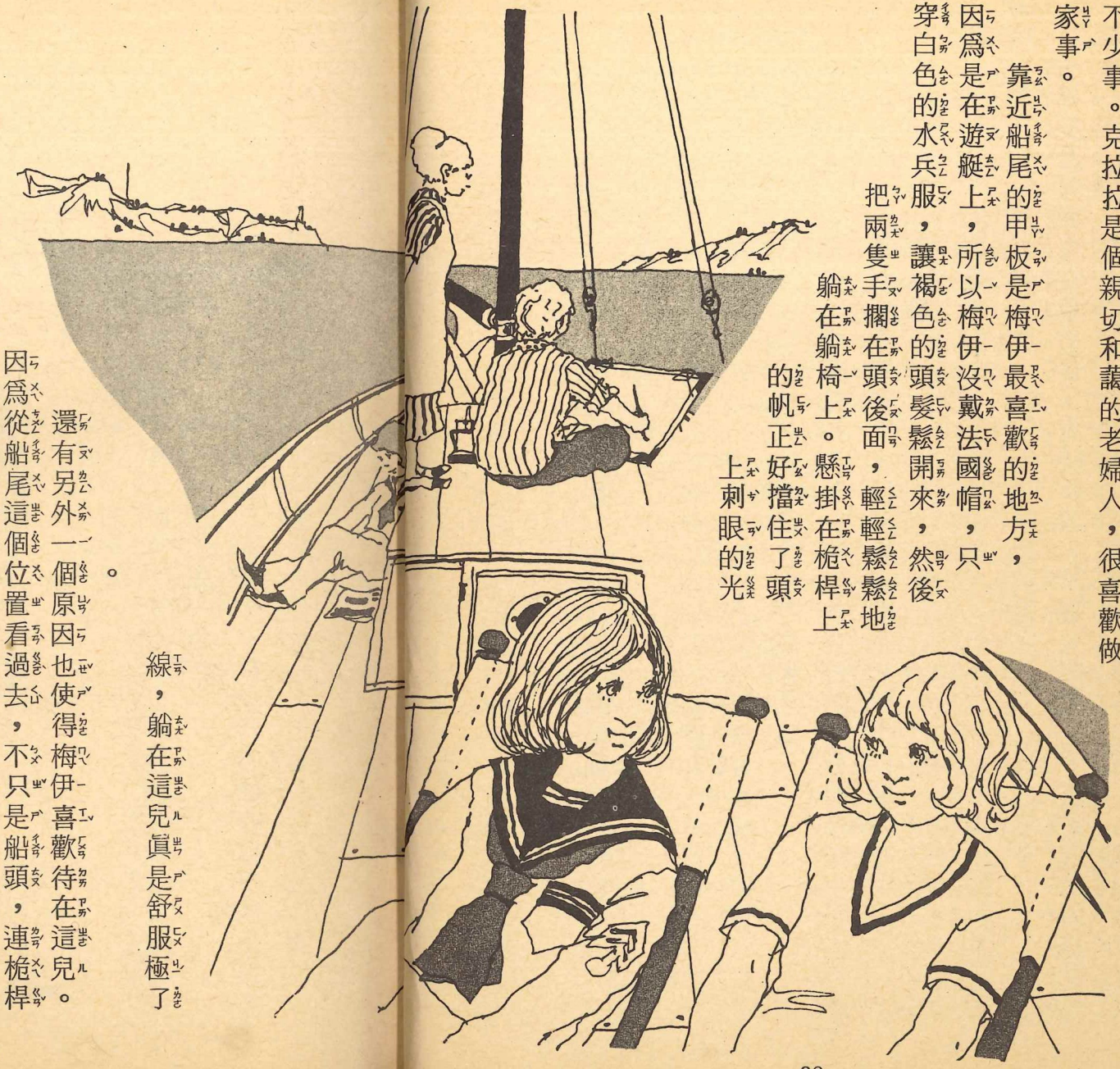
海鷗隊的少女當中，瑪貝兒和有著一頭栗色頭髮的茱奴碧耶布也很快地成爲談得來的朋友，瑪貝兒人很老實，而茱奴碧耶布的個性也很穩定。

老水手強賽也坐在這條船上，主要的任務是照顧馬克斯，他雖然已經有六十歲，但是手腕的力量還很大，不輸給年輕人。這個老水手和梅伊的水手長蓓格談得很投機，兩個人坐在一起嘰哩呱啦地談著自己遇見過的趣事。

馬魯塞爾悠閒自在地畫畫，有時候放下筆畫，照顧一下正在遊戲的孩子們，顯得十分忙碌，還好有梅伊家裏的女管家克拉拉在這兒幫忙，倒替他們做了

不少事。克拉拉是個親切和藹的老婦人，很喜歡做家事。

靠近船尾的甲板是梅伊最喜歡的地方，因爲是在遊艇上，所以梅伊沒戴法國帽，只穿白色的水兵服，讓褐色的頭髮鬆開來，然後把兩隻手擱在頭後面，輕輕鬆鬆地躺在躺椅上。懸掛在桅桿上的帆正好擋住了頭上刺眼的光線，躺在這兒眞是舒服極了。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也使得梅伊喜歡待在這兒。因爲從船尾這個位置看過去，不只是船頭，連桅桿頂端和整條船都可以一眼望盡，不必走過去看個究竟。

像火一般熱的陽光照在身上，皮葉蕾特渾身熱得快要受不了了，便擡起頭對躺在旁邊躺椅上的梅伊說道：

「唉！梅伊，會不會起風啊？」

「不曉得，也許會刮風，也許不會吧！」

「哦！我看靠不住哩！」

梅伊沒吭聲，又恢復原來的姿勢。

「喂！梅伊，妳睡著啦？」

「沒有啊！我只是在享受這份『寧靜』，哇！好舒服……」

說著，梅伊好像很滿足、很舒服似地深深吐了一口氣，皮葉蕾特再也忍不住，便站起來看看四周。

「這個位置眞好，可以看見整條船呢！蓓格、馬克斯和蜜凱特在船頭的甲板上做體操。啊！眞有趣，蓓格還教他們怎麼撐三角帆呢！」

「是嗎？看來他們三個人處得不錯呢！這次一定是一次成功而又愉快的海上旅行。」

「茱奴碧耶布和瑪貝兒在桅桿下面看報紙。」

「我猜她們一定是在看有關美容和服裝的文章，也許她們正在說要買什麼顏色的手帕，才能和衣服相配，或是互相討論一番吧！」

「強賽和吉姆坐在收帆的繩索的軸上面聊天，看他們的神情似乎談得很高興哩！馬魯賽爾在甲板上畫畫，站在他身邊的是克拉拉，正專心地看他作畫。」

「皮葉蕾特，只能看到這些嗎？」

梅伊懶懶地問道，皮葉蕾特轉過身眺望大海。

「噢！我還能看到藍色的海和霧氣瀰漫的海岸。」

皮葉蕾特說完，又回到躺椅旁坐下來，就在這個時候，船頭突然傳來少女尖叫的聲音：

「啊！風！風！起風啦！」

原來是蓓格在尖叫，她站在船首突出來的地方，單手抓著帆，站在她身邊的是蜜凱特，彎著腰，驚險萬分地抓著帆的橫木，馬克斯坐在帆的橫木上，像騎馬般搖來搖去，也跟在大家後面哇哇大叫：

「啊！風！風！起風啦！」

梅伊聽見他們的叫聲，像彈簧般從椅子上跳起來，閃閃發亮的眼睛直直地看著遠方，完全是一副精神振奮的樣子，和剛才沒精打采地躺在椅子上的少女比起來，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

梅伊順著蓓格所指的方向望去，看見對面海天相連的地方有一塊深藍色的

雲層，把耀眼的光線都擋住了，還慢慢地向旁邊移動。這是疾雲，不過距離他們所在的地方還很遠。另外在西北方的天空上，倒有幾塊更大的黑色雲層在緩慢移動。

梅伊很快做了決定，拿出哨子放在嘴巴上，用力地吹了一聲，「嗶」哨聲立刻震動周圍的空氣。

「全體各就各位。」

號令一下，起先像在睡夢中的船霎時恢復了活力。

蓓格迅速地從帆的橫木上跳下來，馬克斯和蜜凱特跟在她後面陸續跳到甲板上。

「大家立刻到甲板上集合。」

水手長蓓格大聲下令。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七名正式水手和六名少女水手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等待少女船長梅伊下命令。

馬魯塞爾和克拉拉站在一起，看見老水手強賽從對面走過來，便向他問道：

「終於要開船了嗎？」

「是啊！我們就要開船了，待會兒船身會晃動得很厲害喲！」強賽高興得合不攏嘴。

船尾又傳來尖銳的哨子聲，梅伊已經發出命令，所

以全體隊員一起展開行動。

「你看！現在該由我表演自己的本事啦！總不能老是站在甲板上動也不動一下的。」

強賽說著就大步跑到掌舵的吉姆那兒。

「撲撲撲……」馬達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鐵鏈和滑輪也「嘎啦嘎啦」地響個不停，頓時船上響起一片喧鬧聲。馬達的馬力已開到頂點，船錨被捲起來，剛才收了一半的帆很快地又全部張開了。

這時，平靜的海面吹起柔柔的風，每一面帆都迎著微風飄揚，不一會兒，帆吃滿了風漲得鼓鼓的。

安大略號靜靜地開始向前進，吉姆在強賽的指揮下用力地轉舵。在這片茫茫的大海上，那兒有小島，那兒有暗礁？強賽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並告訴吉姆在這片淺海中應該走那條水路。

過了一會兒，帆被風吹得鼓鼓的，船身稍微有點向左傾斜，船尾留下白色的浪花，向著海中央滑行而去，海岸在船後面變得越來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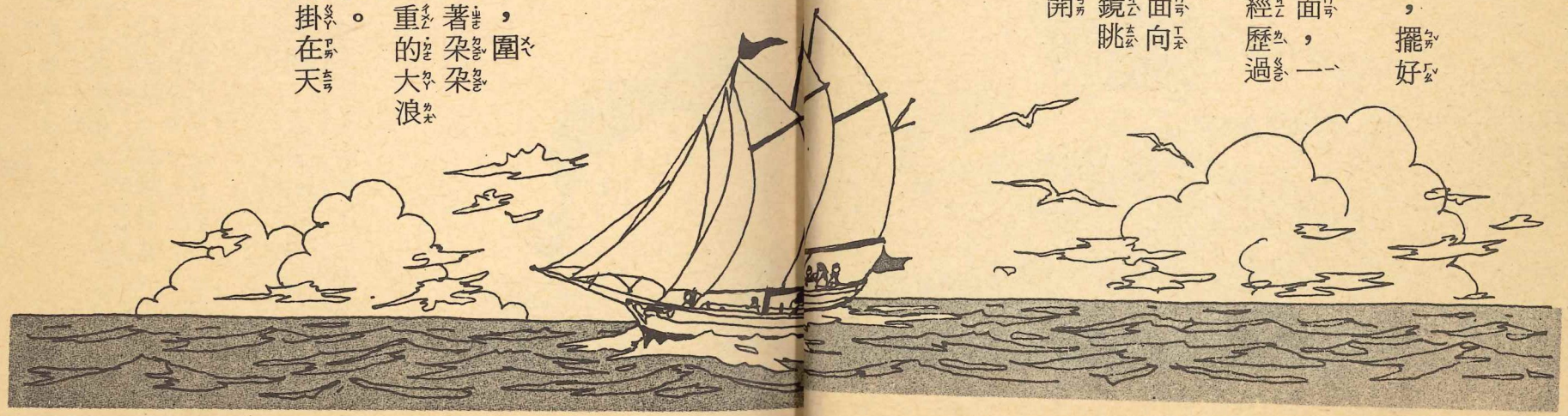
暴風雨

在甲板上，海鷗隊的少女水手們已各就各位，擺好了開船的姿勢。

身爲少女水手長的蓓格，站在轉繩索的軸前面，一會兒看著桅桿，一會兒又遠望水平線，好像是個經歷過無數次海上航行的水手長。

在船尾的甲板上，少女船長梅伊坐在桌旁，面向著放在桌上的航海圖，過了一會兒，又拿起望遠鏡眺望遠處，既不和皮葉蕾特說話，也不跟馬魯塞爾開玩笑，只是時常跟掌舵的吉姆用簡短的話交談幾句。

又過了幾個小時，大家開始吃飯，並悠閒地



在甲板上喝茶，安安靜靜地休息一會兒……

啊！多棒的航海，涼爽的風輕柔地吹過面頰，遠遠望過去，平穩的海面就像鋪了一張藍色的地毯。

船已經駛離碼頭很遠，四周看不見陸地的影子，圍繞在安大略號四面八方的只有龐大無邊的海洋和飄著朵朵白雲的天空，風仍然不斷地吹著，船越過一重又一重的大浪，速度逐漸加快，藍天下的白雲映著陽光閃閃發亮。

時間慢慢過去，將近下午五點鐘，但太陽還高掛在天空，照耀著碧波盪漾的海面。

「現在我們在那兒啊？」

皮葉蕾特一邊看錶一邊問。

「唔！我們從海岸過來，現在在這附近。」

梅伊用手指指地圖，告訴皮葉蕾特船的位置。

「哇！我們已經離開海岸那麼遠啦！」

皮葉蕾特看了以後，忍不住大聲叫道。

「嗯！船已經航行了很長一段距離，讓我計算一下，唔……從迪那爾出來，我們大概航行了一百公里。」

「妳打算幾點回港口？」

「還早，還早……今天晚上有月亮，在月亮的夜晚，乘著船在海面航行，多富有浪漫的情調啊！而且，強賽對這附近一帶知道得非常清楚，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怎麼，妳想回去了嗎？」

「哼！我才不想這麼早就回去呢！」

皮葉蕾特嘟著嘴，故意提高聲調說。

就在這時，梅伊突然皺著眉，自言自語說道：

「啊！那是什麼？」

說著，立刻站起身，把望遠鏡放在眼前仔細觀察。

在東南方的水平線上冒出一個小點，漸漸地越變越大。

「是船嗎？」

皮葉蕾特好奇地問。

「不是船，是雲，不過形狀好奇怪。」

梅伊喃喃地說著，又拿起望遠鏡觀察，忽然像發現了什麼奇怪的東西似的，用尖銳的聲音叫道：

「吉姆！」

吉姆擡起頭，朝梅伊指的方向望去，看了一會兒，又用手肘撞撞站在身邊的強賽，兩人便緊盯著水平線，過了許久才彼此點點頭，然後強賽歪著頭，說：

「不行……這樣不行，不趕快退回去就糟了。」

幾乎是在同時，站在一邊看羅盤旁的晴雨計的馬魯塞爾也擡頭高聲叫道：

「啊！不好啦！一直往下降。」

男人們一個個臉色發青，梅伊的身體也不住地發抖，但仍然盡量克制，急

急地說道：

「趕快轉變方向！」

大家聽梅伊這麼說，都慌了起來，在甲板上跑來跑去，鬧哄哄的亂成一團。

「快改變方向，快呀！」

帆的繩索很快被拉緊，發出「嘰嘰」的聲音，安大略號以勇猛的姿勢衝破大浪前進。

每一張帆都被風吹得「啪啦啪啦」響個不停，朝同一方向膨脹起來，在逐漸變強的風中猛烈地向右傾斜，眼看著船正以全速向海岸駛去。

在梅伊旁邊的皮葉蕾特顯得有點不安，但她還是盡可能地裝出一副無所謂的表

情，過了一會兒，終於沈不住氣問道：

「天氣眞的會變壞嗎？」

「嗯！」梅伊應了一聲。

「有危險嗎？」

「不太清楚，說不定會有危險。」

「那我們能不能平安回去？」

「這我就不知道了。」

忙忙碌碌當中，重要的崗位不知不覺被男人取代，女孩子都被換了下來。吉姆聚精會神地掌著舵，強賽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很用力地吸氣。

一大塊黑雲在空中向四面八方擴張，慢慢地移向太陽，終於把陽光完全遮

住。

海上開始變黑，風越吹越大，一層層的大浪翻起，狂囂著互相碰撞，迸裂成白色的浪花。突然間，風向又猛然改變，每張帆「啪啦啪啦」作響，任風吹刮著，三支桅桿也發出「嘎嘎」的聲音，就在這一陣聲響過後，兩、三根帆索「啪」地一聲斷裂，掉在甲板上。

船直直地向前奔馳，不到四、五分鐘的時間，雲已把整個天空遮蔽，刺眼的電光不停地劃過天空，震耳欲聾的雷幾乎壓過巨浪咆哮的怒吼聲，不管是海上或是天空，都出現令人恐懼的景象。

男人們接替了重要的工作，海鷗隊的少女便聚集在梅伊身邊，不安地妳看看我，我看看妳。現在，整條船的指揮工作已由吉姆擔任。

又過了五、六分鐘，梅伊側過臉，看見皮葉蕾特的表情，微微地笑了一下說道：

「在海上遇到這麼大的暴風，還是生平第一次呢！一定會成爲很好的回憶。妳看，風越來越大咧！」

「轟轟……轟轟……」又是一陣驚人的雷聲，壓過了皮葉蕾特的回答。

雲不停地湧過來，變得越來越厚，風勢愈吹愈強，豆大的雨滴和捲起來的波浪開始敲打船身。忽然，天空亮起金黃色的閃電，「啪啦」一聲便把安大略號包圍了起來。

啊！好可怕的雷聲，使得海上的氣氛愈發恐怖。

轟隆隆……震耳的雷聲在四周響起，彷彿船身快被擊碎，耳朵也快被震聾似的。緊接著，主要的桅桿和前面的桅桿也在雷聲下連帆帶杆都被打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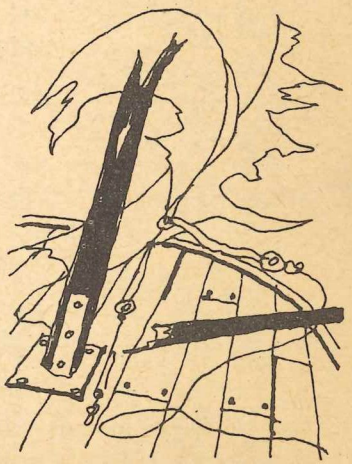
狂暴的風雨像發瘋似地吹襲，安大略號的桅杆終於被折斷，帆也被燒毀了，連甲板的扶手都被雷擊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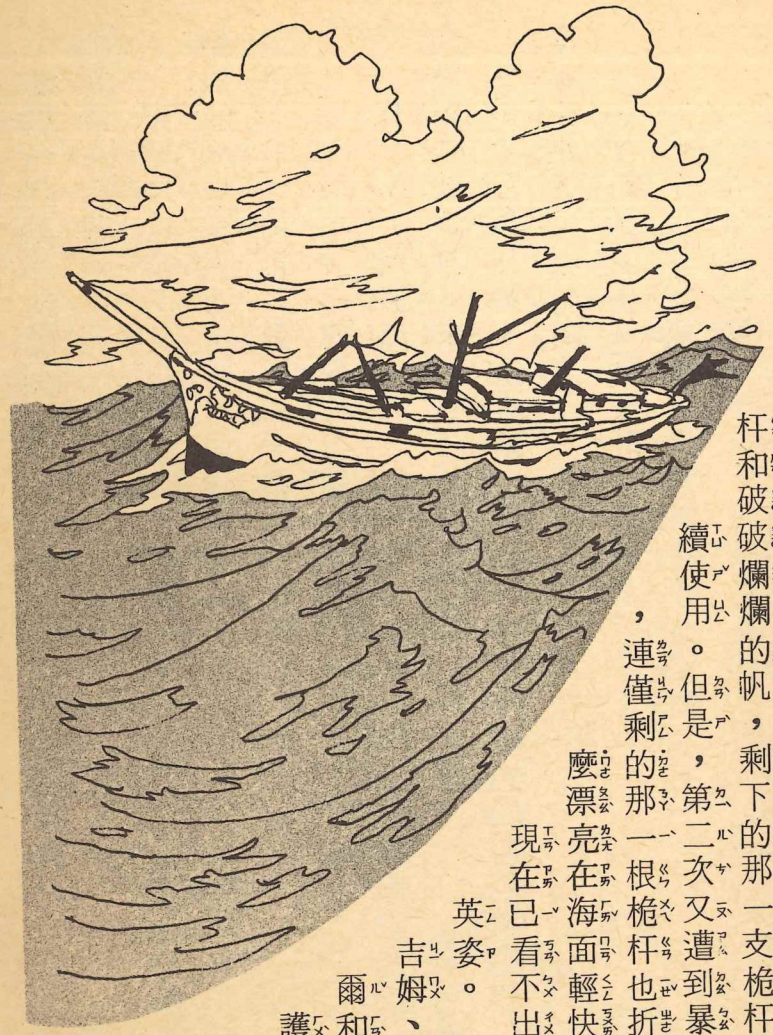
漂流海上

和暴風雨戰鬥

三天後——

安大略號從遇到閃電打雷開始，已經和暴風雨奮戰了三天三夜，三支桅杆當中有兩根被強風折斷，被雷擊中而燃燒的帆，差一點使船發生火災。無線電和羅盤都壞了，船任由無情的狂風巨浪摧殘。如洪水般又急又大的雨沖刷甲板，海面激起一重重高高的大浪，打過船身後又碎掉，變成小小的浪花。現在，誰也不知道船在那個位置，只是無可奈何地順著海流，漂向不知名的遠方。





在大家同心協力的合作下，好不容易才清理掉折斷的兩支桅杆和破破爛爛的帆，剩下的那一支桅杆也可以勉強繼續使用。但是，第二次又遭到暴風吹襲的時候，連僅剩的那一根桅杆也折斷了，原來那麼漂亮在海面輕快奔馳的遊艇，現在已看不出一點點以前的英姿。

吉姆、強賽、馬魯塞爾和水手們拚命維護船，但是，還是敵不過大自然狂暴的力量。在暴風雨開始不久

，就有一名水手被巨浪捲走了，很快便消失在浪濤洶湧的大海裏，他們連伸手援救都來不及。

天黑了以後，又有好幾個人死掉，剩下來的人也都受了傷。少女們聚集在船艙的休息室裏面，惶恐地肩靠著肩。起先是那麼有精神、有活力的梅伊，看見水手們一個接一個死掉，傷心得眼睛都哭腫了。

「克拉拉，請妳幫忙包紮一下。」

休息室的門發出「嘎」的一聲，出現在門口的是馬魯塞爾，雨水順著雨衣和雨帽不斷地流下來。

梅伊心裏一驚，猛然站了起來，可是船身左右搖晃得很厲害，梅伊立刻緊緊抓住桌子，以免跌倒。

「又有誰受傷了嗎？嚴不嚴重？」

「噢！沒什麼要緊，是水手甘迺迪受傷了。」

「我去幫他包紮。」

說著，梅伊就要往外走，馬魯塞爾急忙伸手阻止。

「不行！妳不能去！」

「不可以，妳留在這兒，不能去外面。」

「爲什麼不能去？這條船是我的。」

馬魯塞爾沒辦法，故意用很凶的口氣說：

「我說現在不能去就不能去，事情交給男人們處理，即使妳出去也幫不上忙，只會添麻煩，連我們都覺得很吃力，等危險過去以後，我會告訴妳。」

聽他這麼說，梅伊臉色發青，無力地坐下去，眼睛含著淚水，喃喃自語地說道：

「水手們實在太可憐了……」

每當船一搖動，吊掛在天花板下的燈就像畫圓形般劇烈搖動，晃動的燈光照在少女們驚恐萬分的臉上，看得出來大家都疲倦極了。

馬魯塞爾從克拉拉那兒拿到繃帶以後，很果斷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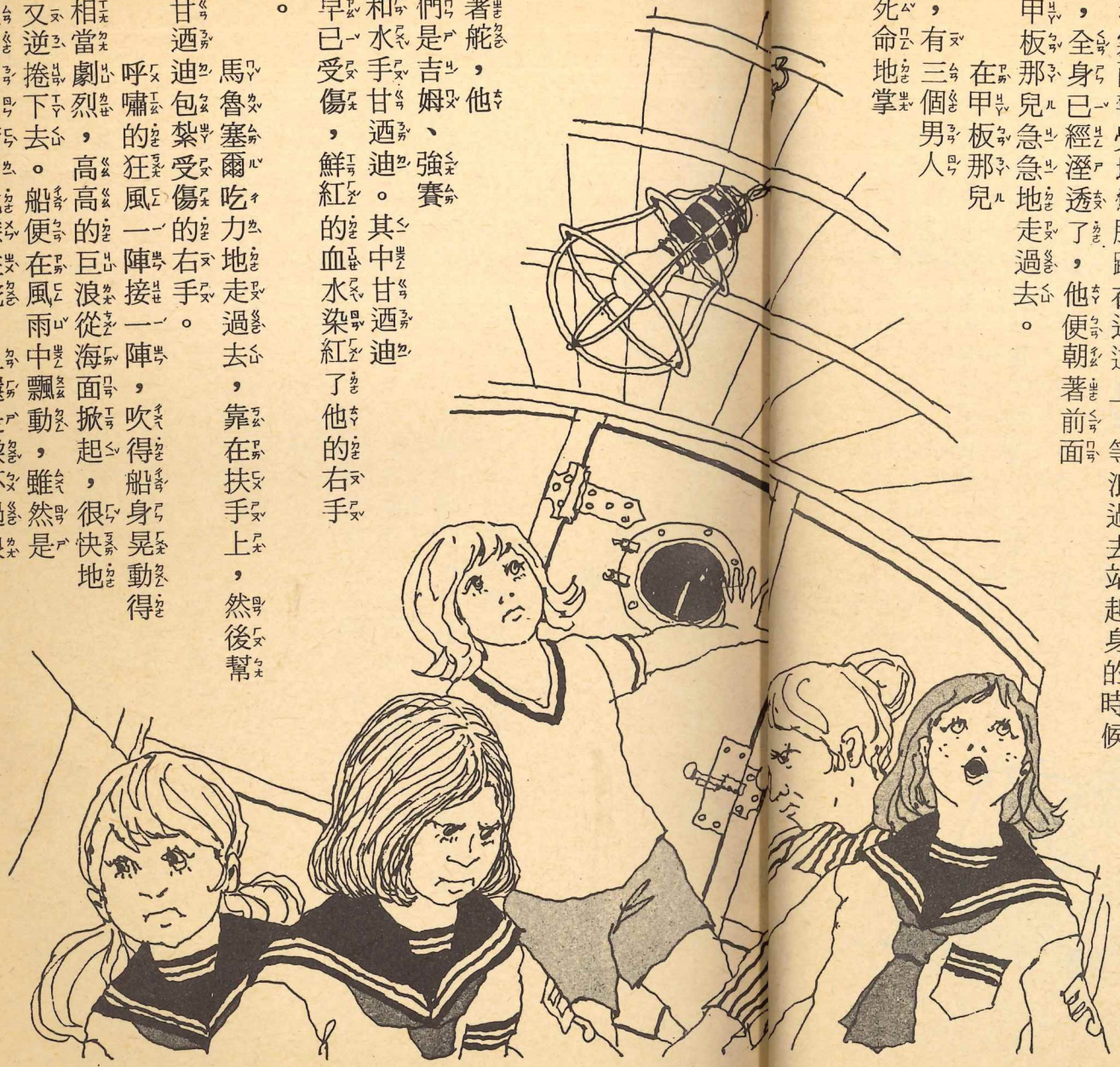
「那麼我到甲板上去。妳們再忍耐一下，不管多大的暴風雨總有停止的時候。」

馬魯塞爾說完，扣好雨衣的扣子，就大踏步出去了。在門關起來的那一瞬間，他又恢復滿臉擔憂的表情，在暴風雨停止以前，這艘破破爛爛的船能不能一直撐下去呢？

馬魯塞爾登上樓梯，小心地一階階往上爬，然後打開升降口的蓋子，很快地爬上甲板，一到甲板上，又立刻把蓋子蓋起來。

剎那間，船又猛烈地搖晃，接著一陣大浪從頭頂打下來。馬魯塞爾警覺地彎腰蹲在通道上，等浪過去站起身的時候，全身已經溼透了，他便朝著前面甲板那兒急急地走過去。

在甲板那兒，有三個男人死命地掌著舵，他們是吉姆、強賽和水手甘迺迪。其中甘迺迪早已受傷，鮮紅的血水染紅了他的右手。



馬魯塞爾吃力地走過去，靠在扶手上，然後幫甘迺迪包紮受傷的右手。

呼嘯的狂風一陣接一陣，吹得船身晃動得相當劇烈，高高的巨浪從海面掀起，很快地又逆捲下去。船便在風雨中飄動，雖然是三個男人奮力地穩住舵，但還是躲不過浪

的侵襲，那情景看來，彷彿船就快被大浪吞下去似的。

黑夜的海上，他們只聽見風的怒吼聲和浪的咆哮聲交織在一起。

漂浮在海上的遊艇

「啊！我的船：我的水手……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梅伊臉上布滿了淚水，斷斷續續地喃喃自語。她似乎有點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身體都有些搖搖欲墜，連忙抓住皮葉蕾特的肩膀。

「那些人……他們……都是爲了我們才犧牲的。」

海鷗隊的少女茫然地呆呆站在甲板上。

蓓格的模樣很痛苦，傷心地說道：

「他們是很好的伙伴，和我們一起渡過大西洋，可是，誰會料到竟然……」

馬魯塞爾看看少女們，用鎮靜的口吻說道：

「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水手，毫不退縮地和海戰鬥，最後接二連三的消失了。」

「他們是爲了我們的安全戰鬥，而且……」

梅伊邊哭邊說，哽咽得發不出聲音。

立在一旁的吉姆和強賽分別脫下帽子，靜靜地凝視著把他們的伙伴吞噬的大海。

三天來的暴風雨好像是謊言，現在海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這是暴風雨過後的第一天下午，是個安靜、天氣晴朗的午後。

幾個小時以前怒濤澎湃的巨浪，和呼嘯而過的狂風，都漸漸平靜下來了。船上的人經過這場可怕的暴風雨以後，彷彿已用盡全身的力氣，一個個沒精打采的。

現在是午後時分，太陽正高掛在天上。

危險已經過去，馬魯塞爾准許少女們自由活動。梅伊看了看甲板上的情形，眼睛充滿了悲哀的神色。

啊！當初多麼引以爲豪的船，現在已經面目全非。不只是無情的大海把船弄成這副悽慘的樣子，和海鷗隊的少女們一起從加拿大聖羅倫斯河來的七名水手也被它吞沒了。梅伊想起甘迺迪、渥卡、迪格比以及其他的人，心底又湧起一陣傷悲，喉嚨也哽咽住了，說不出話來，便在心中默默地祈禱：

「消失在海裏的人們，請安息吧！」

「啊！剩下的人算是劫後餘生，要盡力保護船喔！」

馬魯塞爾看出梅伊心裏在想些什麼，爲了替她打氣，故意高聲這樣說道。

聽馬魯塞爾這麼說，梅伊精神一振，立刻站起身來，也不再哭哭啼啼，傷心難過了。

「馬魯塞爾先生，你說得一點也不錯，爲了犧牲的人們，我們應該讚美他們的勇氣，並在心中哭泣。但是，同時也爲了回報這些人的勇氣，剩下的人必須努力幹活兒。」

「對！」

「對！」少女們異口同聲說道。

「我們現在到底在那裏呢？」

「噢！剛才我和吉姆用六分儀（從某一地點測量兩點之間的距離或天體的高度時，所使用的一種儀器。）測量了一下，我們現在大概在北緯四十度，西經三十三度的位置上吧！」馬魯塞爾仔細地答道。

「什麼？在這個地方？這不是大西洋的正中央嗎？」

梅伊大吃一驚，神情緊張地嚷道。她經常看航海地圖，光聽經緯度的數字，馬上就知道在什麼地方。

「大西洋的中央？我們眞的漂流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了嗎？」

皮葉蕾特、馬克斯和另外幾位法國少女驚訝地提高聲調大叫道。

「唔！這附近有沒有小島呢？……如果馬魯塞爾先生測量得不錯的話，亞索雷斯島應該就在附近，也許就在我們南邊呢！」梅伊沈思道。

「嗯！我們距亞索雷斯島應該不會太遠，可是，以我們這條老爺船的情形看來，要怎樣才能登上亞索雷斯島呢？」

一直保持沈默的強賽，笑著插嘴說道：

「小姐們，別太悲觀，我一直在觀察，我發現這條船正隨著急速流動的海流在移動，也許我們正朝著南方前進，也很可能是向西南方向前進。喂，吉姆，你覺得怎麼樣？」

「不錯，情形正如你所說的。」

吉姆毫不猶豫地答道。

「根據太陽的位置和船前進的方向來判斷，我們確實是朝著亞索雷斯島前

進，要是就這樣順著海流漂過去的話，一定會到達那座小島的。」

「但是，如果我們正好從小島之間穿過去，豈不就永遠也不能靠岸了嗎？雖然亞索雷斯羣島一共有九個小島，海域卻很廣，這些小島都分散在各處哩！」

「總而言之一句話，我們現在只有祈禱上帝，千萬別讓我們從小島當中穿過去。」

馬魯塞爾無可奈何地說道。

「好吧！

那我們就仔細觀察，只要看見島，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的了。」

「唔！看樣子今天晚上天氣還不錯，我們可以分成兩組，輪流看看有沒有小島。小姐們，這件事就要拜託妳們啦！」

「那還用說嗎？我們一定會照著你的意思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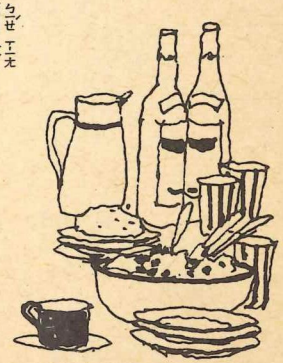
梅伊精神抖擻地答道。接著又說：

「對了，在幹活兒之前，先把肚子填飽再說。」

幸好廚房裏的食品大部份都完整無缺，被暴風雨打壞的爐子，吉姆也負責修好了。

女孩子們七手八腳地幫克拉拉的忙，不到三十分鐘，便做好一頓豐盛的佳餚。

柔和的夕陽照在甲板上，這兒很自然地成了餐廳。刀叉和盤子全部不成對，連盤子也沒有一個是完整沒缺口的，但是在那一場驚天動地的暴風雨中，大家一直沒有好好地吃過一頓飯，許久沒嘗到的美味顯得特別香。



吃過晚餐以後，太陽漸漸向西傾斜，夜晚輪班察看海面動靜的行動就快要開始了。在這段時間當中，馬魯塞爾自然而然地變成全船的隊長。

「關於夜晚的守備觀察，一共分成四組，每組都以一名男子當組長，不過，我們船上只有三個男的，所以我擔任第一組和第四組的組長。強賽，你是第二組的組長，吉姆，你負責率領第三組，事情就拜託你們啦！」

「馬魯塞爾先生，我自願幫吉姆的忙。」

梅伊用爽朗的聲音說道。

「啊！那太好了。」

「我願意和強賽一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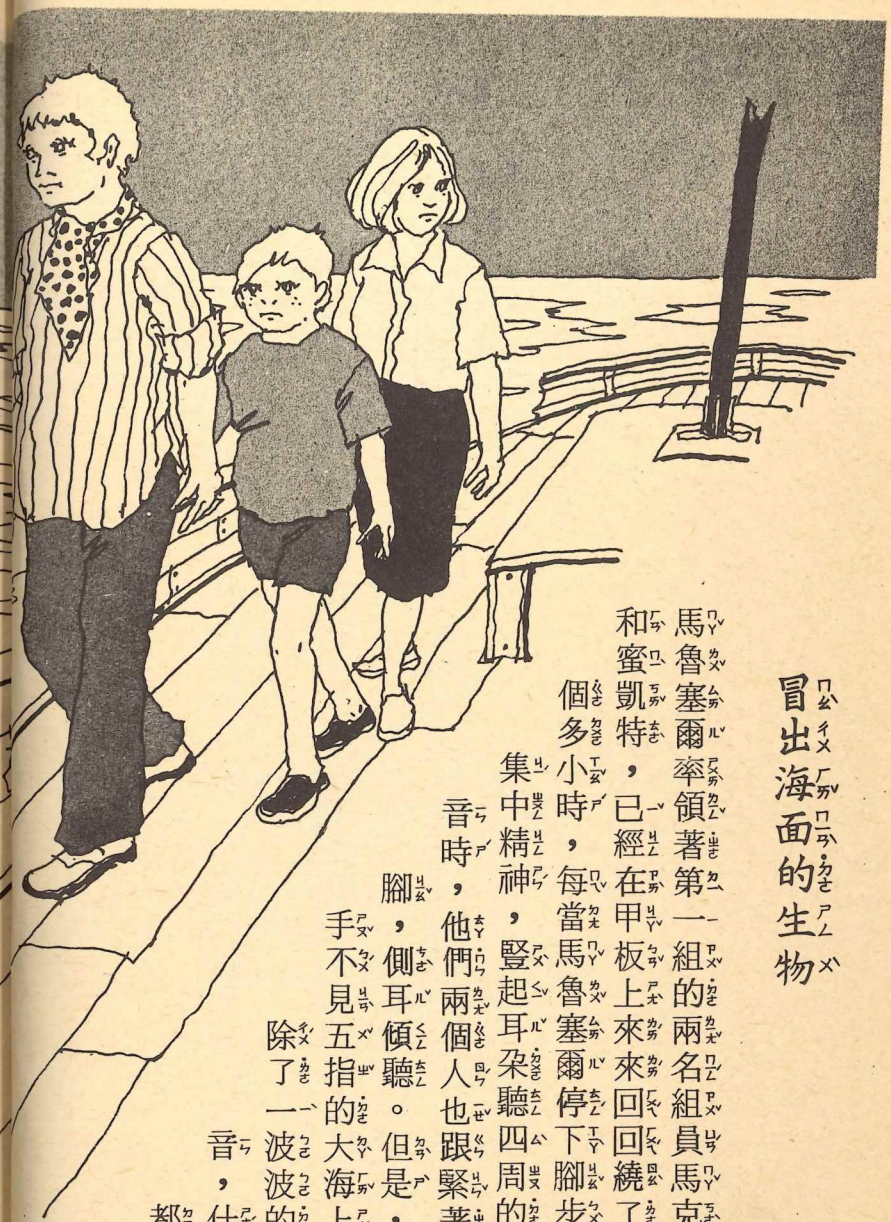
皮葉蕾特也緊跟著舉手發言。

「好啊！那麼馬克斯、蜜凱特和我是第一組，蓓格和我是第四組，人員就這樣分配吧！」

馬克斯、蜜凱特和蓓格聽馬魯塞爾這麼說，都非常高興。

「除了第一組的人以外，其他的人可以去睡覺，不必擔心船的事，我們會注意海面的動靜，你們盡管舒舒服服地睡一覺。」

冒出海面的生物



馬魯塞爾率領著第一組的兩名組員馬克斯和蜜凱特，已經在甲板上來來回回繞了一個多小時，每當馬魯塞爾停下腳步，集中精神，豎起耳朵聽四周的聲音時，他們兩個人也跟緊著住腳，側耳傾聽。但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大海上，除了一波波的聲音，什麼都聽不見，倒是在這種寂寥的氣氛中，三個人彷彿都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

一重重的浪不斷地打過來又退回去，經歷過海難倖存的人們，早已疲累地睡著了。

到了十點半左右，遙遠的東方忽然顯現出一點點亮光。剛開始是模模糊糊的，然後漸漸轉紅，最後變成耀目的白色光線，伸向四面八方。這是一輪光輝的滿月，在銀色月光的照耀下，海面映著皎潔的月光，閃動著波光不停地盪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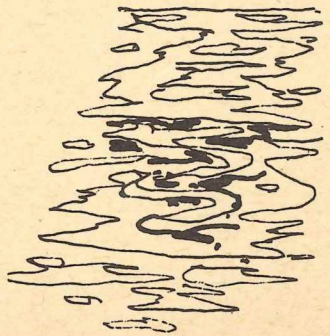
十一點的時候，馬魯塞爾吩咐馬克斯去把強賽叫起來，不一會兒，強賽便帶著皮葉蕾特出現在甲板上，他們和馬魯塞爾交班以後，就靜靜地在甲板上坐了下來。

老水手強賽不是個喜歡安靜的人，面對著一起站崗的皮葉蕾特，又像往常

一樣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訴說現在船要漂向的亞索雷斯羣島的事情。例如：島上的火山、濃濃密密的橘子林、檸檬樹和一望無際的葡萄園、岩礁，偶爾發生的地震……。

說著說著，強賽忽然停下來，目不轉睛地望著被月光照射的一處海面，神情彷彿很吃驚似的。

皮葉蕾特也警覺到可能發生了什麼事，默然不語地站起身來，朝著同樣的方向看過去，但什麼也看不見，只是寧靜的海面上起了一圈圈小小的漣漪。



皮葉蕾特壓低嗓門，輕聲問道：

「咦！強賽，那是什麼？是很危險的東西嗎？」

強賽沒答腔，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哎呀！強賽，你怎麼攪的嘛？不要不說話，快點告訴我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強賽仍然沒吭聲，看了皮葉蕾特好一會兒，然後又把視線轉回到海上，用平緩的口氣說道：

「唔，看那邊，妳以爲那是什麼？」

「我看不太清楚，好像有一條細細長長的東西在動，要不要撈起來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

「看不清楚嗎？那就是我們上次提到的傢伙，妳仔細盯著牠看吧！」強賽的態度非常鎮定。

「還在搖搖晃晃，啊！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皮葉蕾特結結巴巴的，不知道到底該說些什麼才好，瞬間心中充滿了不安的情緒。

「妳想那是什麼東西？」

說著，強賽猛然用力握住了皮葉蕾特的小手，可是強賽的手就像發燒的病人一般，不但熱還有點發抖。

「注意看！牠正在向前面移動，身體捲起來啦！圓滾滾的，又繼續向前游

。哇！速度好快哦！晃動的水波就跟在牠後面……身體又捲起來了，有點閃閃發亮。」

就在這時，後面突然傳來響亮的聲音。

「喂！你們兩個人在幹什麼？」

原來換班的時間已經到了，梅伊和吉姆自動來換班。

「噓！小聲點。你們過來，看那邊……」

梅伊和吉姆順著強賽所指的方向看過去。

「唔！牠在動呢！」

吉姆的聲音中透露著緊張的氣氛。

「我看見了，牠在搖擺哩！」

梅伊吃驚得忍不住脫口叫道。

「別叫這麼響，小心把牠嚇跑囉！對了，快去請馬魯塞爾先生來看看上次提到的傢伙……」

「什麼？這就是上次提到的傢伙……」

也說不出來到底是什麼原因，梅伊的心怦怦直跳。

「梅伊小姐，就是那個傢伙，就是那隻傳說中的怪物『海龍』……二十五年前，我在亞索雷斯島碰到的傢伙。」

月光下的怪物

馬魯塞爾拿起望遠鏡，兩隻手卻不聽指揮地拚命發抖，鏡頭根本沒法對準眼睛。沒辦法，他只好跪坐在甲板上，把手肘放在羅盤上，這才勉強可以拿穩望遠鏡，觀察海面的情形。

這時，在寧靜的大海上，正有一隻不可思議的怪物面向著鏡頭，悠悠哉哉地晃動著。

站在馬魯塞爾後面的吉姆和強賽，也都懷著緊張不安的心情，兩眼眨也不眨一下地凝視著海面。皮葉蕾特和梅伊-這對好朋友更是緊張萬分，彼此手牽著手，心卻七上八下地跳得更快了。

早已平息的爭論風波，會不會因爲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東西，而使她們再展開一次激烈的辯論呢？好不容易她們之間才建立起這分可貴的友情……如果這傢伙不是眞正的生物，那就好了。

梅伊-和皮葉蕾特心裏都這麼想。

一塊雲慢慢地飄過來，遮住了皎潔的月亮，過不了多久，月姑娘露出臉來。每次雲飄過來又飄過去的時候，周遭就變成漆黑一片，但是馬上又映著月光閃爍生輝。

馬魯塞爾沈默不語，一直拿著望遠鏡注視著海面。

「不用說，一定是我們上次提到的傢伙。」

強賽的態度非常肯定。

「哎！現在不要隨便亂說話。」

吉姆立刻反駁，口氣很有威嚴。

「不過，如果是眞的話……」

梅伊-膽怯怯地用發抖的聲音說道。

「不！如果不是這麼回事的話，那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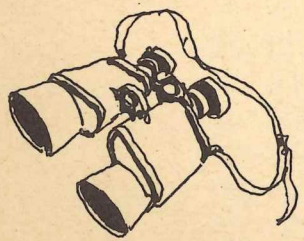
聽得出來，皮葉蕾特的聲音也在發抖。

如果，在海面搖搖擺擺的生物眞是海龍的話，梅伊-的立場可就站不住了。相反的，要是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就表示皮葉蕾特在胡說八道。但是，她們現在是好朋友，誰都不希望對方受到傷害。

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大家都不敢出聲，突然，馬魯塞爾「啊！」地大叫一聲，站起身來。

他這麼一叫，手一鬆，望遠鏡便掉了下來，砰地撞在地板上，隨即響起鏡片破裂的聲音。

柔柔的月光中，馬魯塞爾一副又驚又喜的表情，呆呆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一下。



「馬魯塞爾先生，你怎麼啦？究竟是怎麼回事？」

梅伊焦急不安地追問道。

「唔！是那個傢伙，就是我們上次提到的傢伙。」

馬魯塞爾盡量壓抑自己，但聲音仍有點顫抖。

一塊雲遮住了月亮，月光透過雲層，露出迷迷濛濛的光線。這時，像是回答馬魯塞爾似的，周遭平靜的海面響起了一聲沙啞混濁的嘶吼，這大概就是海龍在咆吼吧！

五個人靜靜地傾聽，胸口卻劇烈地起伏著。

很快地，又一塊雲掩住了月亮，僅從雲層的縫隙間透出兩三道青白色的光線，直直地瀉落在海面上。

藉著不很明亮的光線，他們五個人清清楚楚看見的是……是一個龐然巨大的怪物，高高地揚起頭，忽左忽右地扭動身體……這個奇異的生物，又把身體捲起來，彷彿黏在一塊兒似的，在海上游來游去。

海上再次響起一陣驚人的吼聲，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彷彿風從海面吹過一般，不管是遠方或是近處，吼聲還未消失，層層波浪緊跟著掀起又落下。

吃驚的馬魯塞爾喃喃自語。

一瞬間，馬魯塞爾想起了兩件事——

有一個挪威人曾經說過，在海上有個很可怕的怪物會襲擊船隻。但是，另外有一些水手們卻說，這個龐大的怪物雖然模樣很恐怖，膽子卻奇小無比，看見人類就會嚇得溜之大吉，這兩種說法究竟誰是對的呢？

這時，沙啞的吼聲越來越高昂，層層翻滾的浪花也越掀越高，四周的空氣就像是被震動般。突然間，又是一聲聲嘶力竭的嘶吼，五個人只覺得好像有一艘大船從他們破破爛爛的小艇旁邊駛過，揚起高如牆壁的大浪，嘩啦啦地從頭頂上打下來。

「哎！月亮眞討厭，怎麼在這個要緊關頭躲起來了呢？難道月亮也會害怕再也忍受不了這種壓迫的氣氛的吉姆，不顧一切地大聲吼道，馬魯塞爾和

「牠往我們這兒靠過來啦！」

吉姆慌慌張張的「噓」了一聲，示意他別大吼大叫，可是已經太遲了。一眨眼間，海面又恢復剛才的寧靜，驚人的吼聲也消失了。

原來，在漆黑的海上逍遙自在游來游去的怪物，一聽見人類的叫聲，就起了戒心，誰也不知道牠是想趕快逃走呢？還是要等待機會，向他們的小船突襲？

月亮躲在烏雲後面，海面

一片漆黑，

憑人的眼睛什麼都看不見，但是，這隻海中的怪物一定和野獸一樣，在黑暗中仍然可以看清周遭的一切。

氣氛越來越緊張，皮葉蕾特和梅伊驚恐地緊緊抓住馬魯塞爾，渾身上下仍不住地發抖。

這時候，空氣中飄來一種奇怪的味道，是他們從來沒有聞過的味道，那是一種令人窒息的氣味，馬魯塞爾猛然想起，以前曾聽別人說過，會發出嘶吼又

散發出難聞的味道的海洋生物非常稀少。

五個人默默不語，但氣味越來越濃烈，令他們覺得胸口好悶，幾乎喘不過氣來。

在黑暗中，離船不遠的海上，有兩顆圓圓如貓眼般的東西在閃閃發光，正面向著他們。

就在這個時候，雲散開來了，銀白的月光一瀉千里，照在黑漆漆的海上，他們五個人都驚懼地瞪大了眼睛。

一個模樣奇怪，難以相信牠是眞的怪物，就在離船約兩百公尺的地方。牠朝著船昂然擡起頭，遠遠望去，牠的頭和脖子長得像馬一般，脖子上還長有如鬃毛般輕鬆軟軟的東西，只見牠一搖長長的脖子，一下子張開血盆似的大嘴巴。

牠的身體有一半在浪花中，整個身體是扭曲的，尾巴長約四十公尺，不時地捲起又再伸直。

閃亮的眼睛直直地瞪著船，五個人看見這副情景，忍不住捏了一把冷汗，

，誰都不敢吭聲。

「可惡！我去殺掉牠。」

片刻，梅伊忽然冒出這句話，說著就朝船首備有槍的地方跑過去。當初，裝置槍的目的主要是發信號，偶爾也可以用來驅逐鯊魚。

梅伊很快地把槍架起來，瞄準目標便扣下扳機，只聽見轟然巨響，槍口噴出紅色的火光，很快地小船便完全被煙霧罩住了。

槍聲剛過，空中又迸出一聲悽烈恐怖的吼叫，震動周圍的空氣，在海面響起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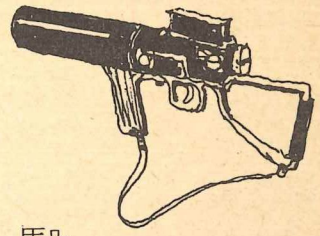
雲層飄過來，嚴密地遮住了月亮，囂鬧的海面又陷入黑暗中。

沈睡的少女們被這一聲槍響從睡夢中驚醒，慌亂地跳下牀，急急忙忙奔到甲板上。

在煙霧迷漫中，梅伊以勝利驕傲的聲音叫道：

「啊！我打到牠了，打到『海龍』啦！」

聽梅伊這麼嚷著，大家紛紛向怪物剛才所在的地方望去。



不論是手槍或長槍，梅伊的射擊技術都是一流的，至於射擊炮也很不錯，而且這次目標很大，距離也不遠，照理說，她當然不可能打偏的。

「唔！看樣子有四十公尺長，不！也許更大些。」

馬魯塞爾、吉姆和強賽大聲地說道。

「哎呀！運氣眞不好，海龍已經是難得一見，打海龍更是難得的精彩鏡頭，偏偏我們沒看到。」

馬克斯和蓓格一副很失望的樣子。

瑪渥特和茱奴碧耶布皺著眉，手掩著鼻子說：

「唔，什麼味道？好難聞喔！」

梅伊離開少女們，一個人去找皮葉蕾特，很溫暖地把手搭在她肩膀上，輕聲說道：

「皮葉蕾特，妳的說法是正確的，這個世界上確實有海龍存在。」

這時，月光又從雲層間露出來，把柔和的光線灑落在安大略號和周遭廣濶的水域上。

「在那裏？我是說那個很厲害的傢伙現在在那裏？」

海靜悄悄的，沒有一點點動靜。

「根本就沒有打中嘛！」

「哼！我們被愚弄啦！根本沒這麼回事。」

少女們七嘴八舌地嚷著。但是，皮葉蕾特、梅伊、馬魯塞爾、強賽和吉姆五人並沒有在作夢，他們確確實實看見海龍出現在眼前，靜靜地漂浮在海面，後來還發出幾聲恐怖的咆哮，又嗅到從牠身上發出幾乎可以令人窒息而死的怪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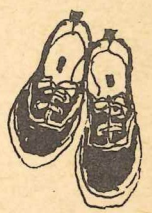
梅伊面向大海伸出拳頭，咬牙切齒地說道：

「眞的有海龍，我要殺給你們看，一定要殺給你們看。」

「我也要殺了牠，我們一起幹吧！」

皮葉蕾特說著緊緊握住梅伊的手。

陸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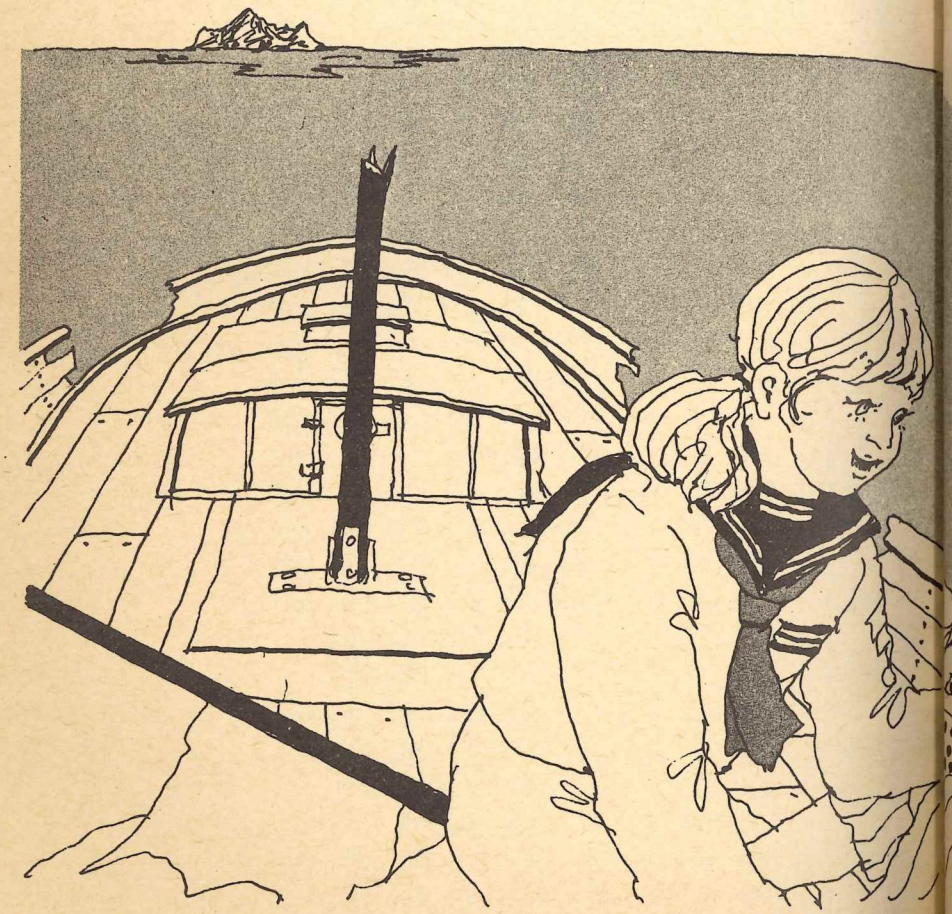
「起來！起來！起來！」

一陣急促的叫喊聲，接著是肩膀被劇烈的搖動，馬魯塞爾終於微微睜開雙眼，從熟睡中醒來。

畢竟在暴風雨侵襲的那段時間裏，馬魯塞爾都沒有好好睡過覺，而且昨晚又負責兩次的守夜，等輪到他休息時，又爲了海龍的事喧鬧一陣，直到東方的天空漸漸泛白時，再也克制不住睡意，沈重的眼皮還是閣下來了。

死命搖醒他的是水手長蓓格，蓓格一見馬魯塞爾睜開眼睛，就急忙對他說道：

「看見啦！看見陸地啦



！」

「看見啦！看見陸地啦！」

「什麼？在那兒？」

馬魯塞爾一驚，立刻跳了起來。

現在他的睡意全消，腦海裏想的只有安大略號的命運。

「馬魯塞爾先生，就在你睡著的時候，天亮了。風從側面吹過來時，還激起一波波的浪，浪強到能使我們的身體搖動，船行進的方向也慢慢改變，突然，船向前行進的速度快了起來，而且是船尾向前，不過，看那個樣子，好像也沒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就任船這樣走。因爲我們的船既沒有桅杆，也沒有帆，想要阻止也是不可能的。就這樣，當我們漂流的時候，發現在水平線上出現了陸地。」

馬魯塞爾順著蓓格所指的方向，兩眼定定地凝視著。不錯，在遙遠的水平線那端，確實有塊黑色的陸地突出來，雖然是船尾向前進，但安大略號行進的方向正對著那塊未知的陸地。

那是一塊非常高的陸地，岩石嶙峋，昂然矗立在茫茫的大海上。

老實說，這個小島和照片中的亞索雷斯島完全不一樣，如果眞是羣島的話，周圍應該還有其他島嶼。

現在正是旭日東升。遠望這座小島，在陽光的照耀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見很高的絕壁，整座島已經被朝陽染成美麗的紅色了。

重重海浪激起白色的浪花，圍繞在小島與海相連的地方，彷彿是大海爲小島編串的白色花環。

「好像沒法接近這個島，周圍的岩石都很尖銳。不管怎樣，我先去把大家叫起來。」

馬魯塞爾自己也沒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平平安安到達小島，聽蓓格這麼說，便點點頭。少女水手長蓓格立刻走向甲板，對著艙裏的人大吼：

「準備登陸，全體在甲板上集合，已經看見陸地囉！全體立刻各就各位。」

嗶！嗶！尖銳的哨聲傳遍船艙。

大概過了五分鐘，克拉拉和全船的人都已經集合在甲板上，靜靜地凝望著聳立在海上的小島。

「直直地朝正前方前進！」

梅伊用堅定有力的口吻說道。

「可是船尾向前進，這不是跟瞎子一樣嗎？」

蜜凱特有點不安地問道。

「雖然是船尾向前，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只要是向前進就行啦！最重要的是海浪的問題，船旁邊的浪最好連續下去，和小島附近的浪相連，但我有些擔心呢！」

馬魯塞爾他們擔心的正是這件事，船隨著海流漂動，剛好是向小島前進，所以開始時大家都很高興，等漸漸接近小島的時候，才發現小島整體像聳立的絕壁，而且小島周圍的浪要比海面上的浪大多了。

可是，這條倍受侵襲的船除了逐水漂流以外，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而且這唯一的逃生工具還開了個小洞，沒時間立即修好。因此，除了把船開到島上以外，已經無計可施，只不過，要是正面向岩壁撞上去的話，整船人的命運就不堪想像了。

「你們知道島上的情況

嗎？」

馬魯塞爾偏著頭問強賽和吉姆。

「不！我不知道，我從來沒來過這個島。」

「唔，我也沒見過這個島的照片，也沒來過。」

強賽和吉姆分別這樣回答。

「唉！雖然船是朝著小島前進，可是，你們也看得清清楚楚，小島周圍的浪很高，說不定會撞上岩石，運氣不好的話，很可能會撞得粉身碎骨。所以，在撞上岩壁以前，我們必須準備跳進海裏。待會兒，大家就把救生衣穿上。」

不多久，少女們已經換好衣服，整整齊齊地排在甲板上。她們穿著有藍色翻領的水兵服，頭上戴著法國帽，身上還穿著救生衣和袋子，排在隊伍中。

馬魯塞爾、強賽、吉姆三個大人和馬克斯，則利用廢棄的木板、槍杆等，做成一個木筏。

船離小島越來越近，聳立的岩壁彷彿就在他們眼前，他們已經可以聽見浪捲起來的呼嘯聲。

在浪花激烈的翻攪中，小船隨波搖晃得十分厲害，可是少女們兩腳站得穩穩的，還把裝糧食的盒子和飲水，一個人又一個人地傳到木筏上。

突然，馬魯塞爾發出停止的命令，少女們才發覺到絕壁就在他們眼前五百公尺的地方。

浪聲轟轟不絕於耳，激起白色的水花，凶猛地撞上周圍的岩石，在尖銳的岩石上又「啪啦」一聲散掉了。

現在放眼望過去，絕壁幾乎是垂直地聳立著。

大人們在心裏暗暗地想，終於到了最後的一刻，不禁互相看看，似乎下定決心般，態度顯得非常冷靜。少女們一個個臉色發白，但轉念一想，連那麼大的暴風雨都撐過去了，又何必畏懼眼前的難關呢？這麼一想，大家倒冷靜多了，就等馬魯塞爾下最後的命令。

就在這時，強賽忽然抓住馬魯塞爾的手臂說道：

「啊！潮水流動的方向是相反的……」

一瞬間，船身猛然一搖，便調整過，原先大家任憑隨著海上漂流，向著岩壁前進的船，又變成船頭朝前，船尾向後的形狀，和絕壁成平行的角度繼續向前進。

大家聽見強賽的叫聲，又看見馬魯塞爾的表情，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頓時，每個人都變得異常激動，情緒高昂，喉嚨彷彿痙啞般發不出聲音，只是定定地注視眼前灰色的絕壁，不一會兒，船以很快的速度離開了絕壁。

「速潮（流速極快的潮流）！」

吉姆忍不住大吼一聲。

在這種絕壁之間，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裂縫，也就是說在突出於海面的岩石後面，很可能有個開口。

這個小島的情形正是這樣，在突出的岩石後面，可以看見江河的入口，和外面的情景完全不同，是個十分安靜的水域，誰也沒料到，在這兒天國和地獄竟然相鄰。

突然，船身不再前進，在原處停了下來，不用說，一定是在海底有什麼東

西擋住海水的流動。緊跟著，海面掀起巨大的浪花，一邊以很猛的形勢向同一個方向旋轉，好像海底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情。海水也升了起來，浪花像沸騰的水一樣翻滾，安大略號很快便被捲進漩渦當中。

「啊！小心！」

「快抓緊船。」

不一會兒，船又被浪打了下來，無情的大浪從船的這一頭直沖到那一頭，甲板上的人都被沖到船的扶手旁邊。

大浪剛過，另一個大浪又沖過來，猶如沖刷碎石子般，直把小船往沙灘推過去。可是，在船的後面，又有一個更高更大的浪湧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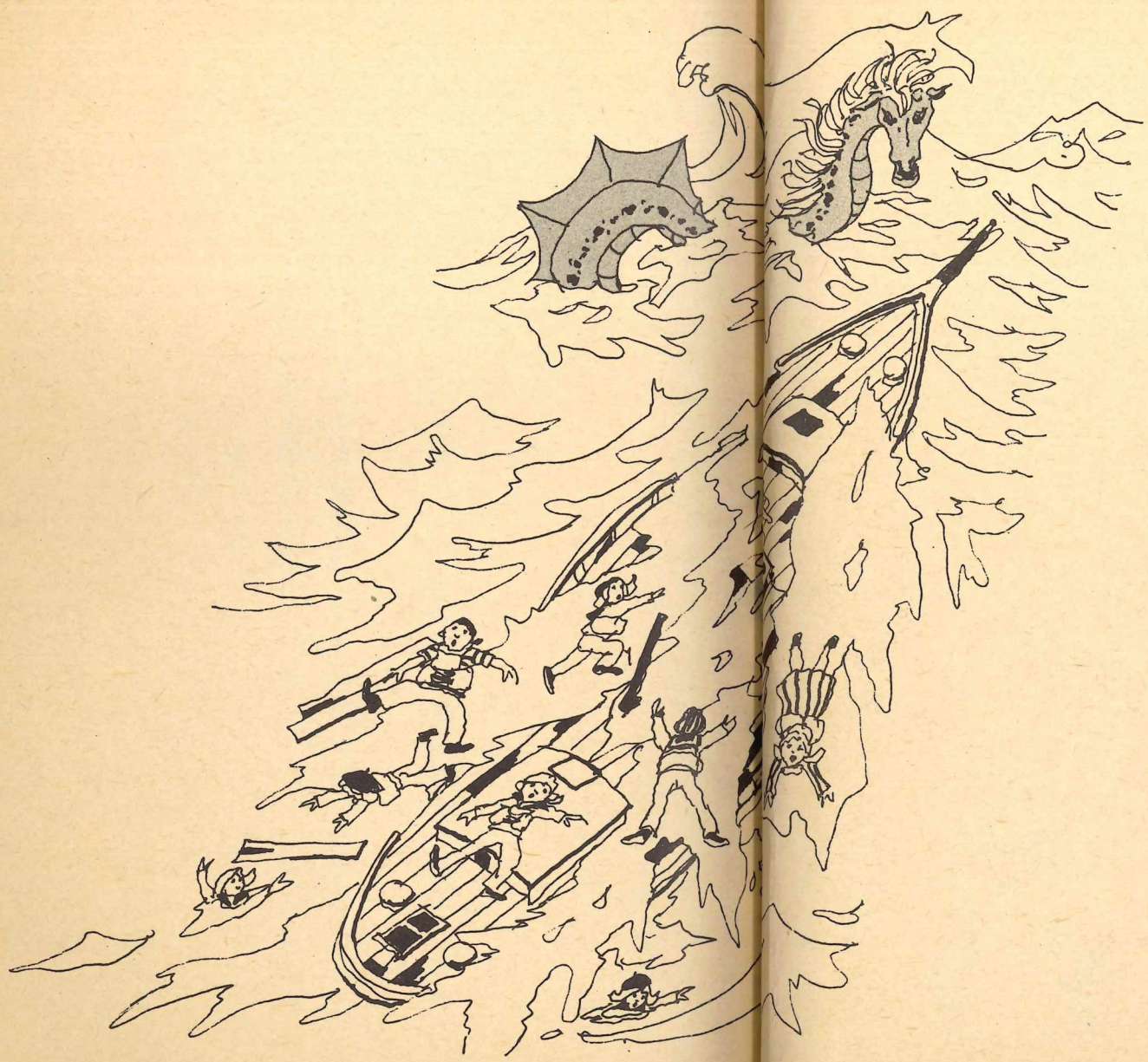
啊！就在這大浪當中，忽然竄出一個可怕的影像。那是一隻巨大的怪獸，昂然擡起頭，全身散發出黑色的光芒。

怪獸好像生氣似地，瘋狂地在波浪的碎片中發出「嘎！嘎！」的咆哮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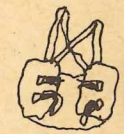
同時一種難以形容，快使人窒息的惡臭在周圍散開來。

劇烈的翻攪後，船身被打得支離破碎，在驚恐中，大家看見的怪獸究竟是什麼動物呢？

傳說中的怪物—海龍，以極快的速度出現在大家面前，一眨眼的工夫，又迅速地潛進海底去了。



是誰不見了？



排山倒海般的巨浪彼此互撞，發出「澎！澎！澎！」的聲音，捲起白色的浪花一層層向沙灘湧過去，破碎散掉，海水又沙沙地退回大海。

被可怕的大浪捲起，在空中翻了幾個觔斗，又被打到沙灘上的是馬克斯。他臉朝上倒下去，但右手還緊抓著蓓格救生衣的鐵鉤，左手則抓著蜜凱特救生衣的鐵鉤不放，因此，這兩個人也跟馬克斯一起被浪捲起，重重地跌落在平坦的沙灘上。

一個浪剛退去，另一個浪又露出白色的獠牙，像要吞噬海灘上的人們似地高高湧起。

「哎！快站起來，浪打過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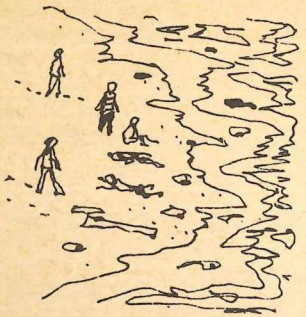
說完，馬克斯痛苦地皺著眉跳起來，蓓格也拚命使出渾身的力量，試著想要站起來。可是蜜凱特已經精疲力竭，再也使不出一點點力氣，便動也不動地趴伏在地上。浪很快地沖過來，淹沒了這一片沙灘。

馬克斯盡全力抱起蜜凱特，兩腳穩穩地站著，水越漲越高，腰部以下完全浸泡在海水中。

「蓓格！跑到那邊，快跑！」

馬克斯一聲大吼，蓓格就搖晃著身子，想往前跑，差一點被浪沖走。

不過，馬克斯的動作更快，他一手抱著蜜凱特，一手已緊緊抓住蓓格的肩膀了。



三個人就這樣互相攙扶，慢慢朝沙灘前進，一直走到腳底沒有水，可以聽見細沙沙沙作響的聲音時，馬克斯再也支持不住，「砰」地一聲倒在沙灘上。

過了一會兒，馬克斯才悠悠醒過來，又勉強捱近兩名少女身邊，一邊搖她們，一邊說道：

「喂！振作點。蓓格，虧妳還是水手長，這副模樣眞差勁。蜜凱特，快醒醒，我們得救啦！」

蓓格和蜜凱特這才慢慢睜開眼睛，搖晃著兩條腿，勉勉強強站了起來。安大略號撞上岩壁以後的事情，她們兩人都

記不得了，馬克斯也是一樣，只不過馬克斯從船上被摔出去的一瞬間，緊緊抓住她們救生衣上的鐵鉤，她們兩人才幸運地得救。

蜜凱特仍不停的發抖，她伸手把沾在臉上的頭髮向後面攏過去，對馬克斯說道：

「我們得救了，可是其他的人呢？」

當大浪襲過來時，馬克斯心裏想的只是救她們兩人，聽蜜凱特這麼說，他才確信自己眞的得救了，但是在一片紛亂中，其他的人又怎麼樣了呢？

三個人渾身濕透，雖然擠在一塊兒取暖，兩腿還是不聽指揮地抖個不停。

每個人心裏都很擔心，睜大眼睛環顧四周。

「看哪！在那邊。」

忽然蓓格指著前面大叫。

就在一百公尺的前方，可以看見一叢被浪沖到

岸上的海草，遠遠望去，似乎有個黑黑的東西混在海草裏，正在移動。而在更遠一點的地方，也有人影晃動。

這時候，浪緩緩退回海裏，有塊像木板的東西被打到沙灘上，緊接著一個人猛然翻身從木板上爬了起來。

「哇！是強賽！」

馬克斯興奮得扯開喉嚨大吼。

三個人立刻向強賽跑去，強賽看見他們，臉上發出異樣的光輝，伸開手臂，高興地說道：

「你們都還活著，實在太好了。」

沙灘上，陸續有桅杆、木板破片等被沖上來，還有他們合力完成的木筏，也在瞬間被浪打壞了。

在木筏殘骸的對面，有個人躺在那兒，彷彿

死去一般，強賽一看，一邊大叫一邊飛奔過去。

「瑪渥特！瑪渥特！」

瑪渥特被沖上岸時，右手腕已經骨折，整個人昏迷不醒。在蓓格和蜜凱特的幫助下，瑪渥特好不容易可以撐起身體，她們兩人就用救生衣的吊帶把折斷的手腕包起來，做緊急救護。做好之後，三個人便朝距離海邊較遠也較高的海灘走過去。

馬克斯也站在那兒，向四面八方大叫隊友的名字，然後強賽和少女們也一起大喊，並不停地揮動手臂，站在這兒就像在小山崗上一樣，可以看見海岸全景。

從這兒遠眺，船身傾斜的安大略號，就擱淺在四百公尺前方的海上。船頭已經被吹折，船頭的基部已裂成兩半。這時又一個高高的大浪朝岩石打過來，似乎可以看見傾斜的甲板上，好像有個人想拚命抓住甲板。

馬克斯看了好一會兒，然後開始數人數。

「唔！那邊沙灘上有兩個人，這邊的沙灘上有三個人，我們這羣有五個人，船上還有一個、兩個……哎呀！不好，浪打過來了，振作點！一個、兩個、三、四個……四個人，看來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蜜凱特也幫著清點人數，數著數著臉上忽然發白，並用顫抖的聲音對大家說：

「好像少了一個人耶！那邊岸上有兩個人，這邊有三個人，我們是五個人，一共是十四個人，可是我們原來有十五個人……」

「不對！只有十四個人，妳算錯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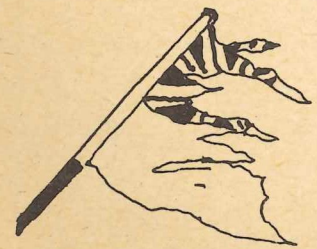
蓓格在旁邊插嘴說道。

「不對，明明有十五個人，是妳自己算錯了。現在重新算一遍，梅伊、蓓格、海鷗隊五名隊員……」

「唔！這樣是七個人。」

蓓格扳著手指頭計算。

「還有克拉拉、一共是八個人。」



「八、九、十、十一，一共是十一個人。」

「再加上皮葉蕾特，茱奴碧耶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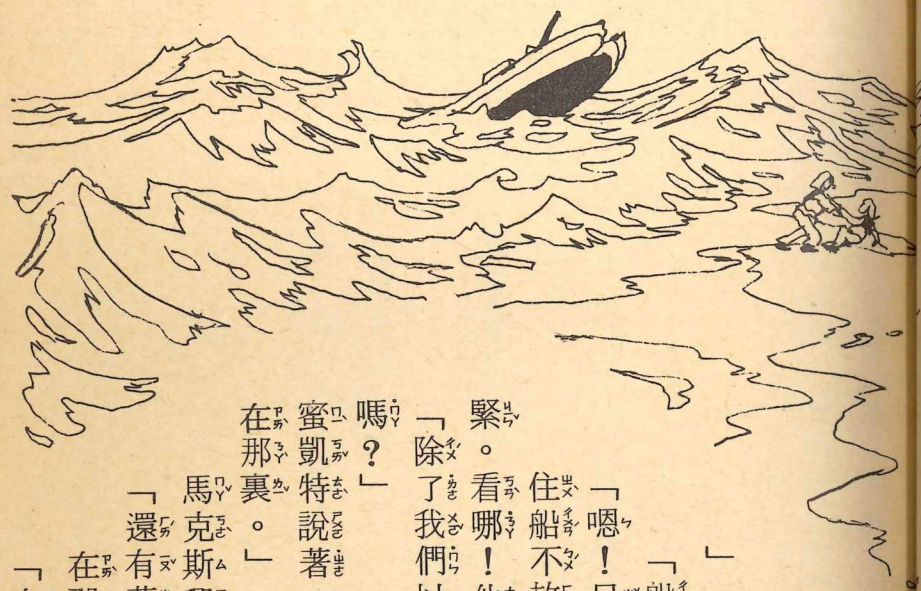
「好，再加上強賽、吉姆和馬魯塞爾先生。」

「這不是剛好十四個人嗎？」

馬克斯很肯定似地插嘴說道。

「還有你自己呢？你忘了算自己。」

「哎呀！糟糕，加上我一共十五個人。」



「船上眞的只有四個人嗎？」

「嗯！只看見四個人，他們拚命抓住船不放，不過，看情形沒什麼要緊。看哪！他們在跟我們揮手。」

「除了我們以外，只有五個人登上陸地嗎？」

蜜凱特說著，又開始數人頭。「庫蕾絲在那裏。」

馬克斯興奮得高聲大叫。

「還有茱奴碧耶布和瑪貝兒，她們在那兒！」

「在那邊有個正在伸胳臂的是

蓓拉……」

數到這兒爲止，五個人不安地互相交換眼神，神色也變得凝重起來了。

「除了算過的人以外，還有皮葉蕾特、梅伊、吉姆、洛蒂……」

「還有馬魯塞爾先生。」馬克斯說道。

「船上只有四個人，究竟是誰失踪了呢？」

就在這個時候，其他五名幸運登上陸地的伙伴，也陸陸續續爬上這座小丘。

當初搭乘安大略號的十五個人當中，只有十個人三三兩兩地被浪打到岸上，雖然那是非常驚險的一幕，幸虧他們都穿著救生衣，所以沒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只有瑪渥特的手腕骨折，克拉拉的腳踝扭了一下，一副很痛苦的樣子，靠

在庫蕾絲肩上；蓓拉的額頭也被破木板打到，受了一點輕傷。

但是，想到還留在船上的人們，便忘了自己的疲勞和痛苦，擔心究竟是誰失踪了呢？

不管怎樣，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把留在船上的四個人救出來，可是潮水越漲越高，浪的形勢也愈來愈凶猛。

「我們等到潮水退了以後，才能去救他們，潮水還沒退的時候，一點辦法也沒有。」

強賽無可奈何地說。

事實的確如此，面對大自然險象環生的力量，除了眼巴巴看著浪不斷打過來，又能想出什麼好辦法呢？

馬克斯和強賽攀上旁邊的岩壁，觀察四周的動靜，可是茫茫大海上，看不見其他一艘船，除了他們幾個人以外，島上也沒有當地的人。強賽心裏明白，這是一個水手們都不曾來過的無人小島。

也不知道到底經過幾個小時，強賽忽然大叫：

「啊！潮水退了！」

海灘一點點擴大，海帶、破木片和白色的泡沫都留在海灘上，海水開始逐步往後退。

破破爛爛的安大略號清清楚楚呈現在眼前，露出水面的船身比剛才還要高。

「我們可以往前走到那兒，過去看看吧！」

強賽說完，頭也不回地奔下小丘，往海邊跑去，大家立刻跟在他後面，向安大略號奔去。海灘到處都有岩石露出來，強賽和馬克斯就在岩石上跳來跳去。

彷彿崩塌的城牆，安大略號傾斜在淺海中，船尾高高地突出於海面，在後面甲板上出現了一個人影，原來是馬魯塞爾，接著前面甲板也出現了三個人影，他們三人好像在做木筏一類的東西。

因爲船頭陷在海裏，所以從小島高處俯望下來，看不清楚船頭的情形。三個人影當中有一個是男的，強賽仔細看了一下，高興地大叫：

「哇！是吉姆咧！」

「那……那另外兩個人是誰呢？」

馬克斯既擔心又害怕，說話聲都不由自主地發抖。

「不曉得，實在看不清楚。」

「是我姊姊嗎？」

馬克斯實在擔心得要命，忍不住又追問一句。

「是梅伊還是洛蒂？」

蓓格也爲隊友的安危擔心，希望能早一點看清究竟，便跟在他們兩人後面，踏著岩石追過來。

在他們眼前，出現一塊暗礁，殘破不堪的安大略號就擱淺在這暗礁上。

強賽看看四周的情形，在他們身邊是滑溜溜的岩石，和深不可測的大海，一個接一個的大浪正以猛烈的形勢沖刷岩石，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繼續朝安大略號前進。

又走了五十公尺以後，前面的水更深了，岩石也漸漸沒入水中，幾乎沒有辦法再往前進。

這時，在船尾的甲板上出現了四個人影。

他們是馬魯塞爾、吉姆、洛蒂，以及最後出現在大家眼前的少女船長

梅伊。

「皮葉蕾特呢？我姊姊在那裏？」

馬克斯發瘋似的急切地亂吼。

站在船上的馬魯塞爾也發狂般地叫著：

「不知道，皮葉蕾特不是和你們在一起嗎？」

聽完他們的對話，大家都沈默不語了，過了一會兒，蜜凱特忍不住，終於邊哭邊叫：

「皮葉蕾特！皮葉蕾特！」

梅伊也提高聲音尖聲喊叫，可是，他們的聲音只在廣濶的海上散開，又傳來陣陣空蕩蕩的回聲。

皮葉蕾特在那裏？

「嘿荷！嘿荷！用力往前划……」

這是一首古老的船歌，船上的人們唱著這首歌，在吉姆和強賽的指揮下，把船上的糧食、水、武器、衣物、毛毯、工具等搬到陸地上，然後在沙灘上搭好營帳，以便暫時遮避日晒風雨。

大家到處尋找皮葉蕾特，但是連一點線索都找不到，經過商量後，他們決定在退潮的時候，先做好在島上生活的準備工作。

忙碌的時間不知經過多久，好半天馬魯塞爾才下令停止，大家都鬆了口氣，就地坐下來休息。

馬魯塞爾看看大家，很鄭重地說道：

「據我判斷，這兒好像是亞索雷斯羣島中的一個小島，你們在休息的時候，我來測量一下位置和方向，然後，我去找我們失踪的好朋友。」

聽馬魯塞爾這麼說，馬克斯立刻跳起來嚷道：

「帶我一起去，皮葉蕾特是我姊姊。」

「馬魯塞爾先生，請你也帶我去，因爲皮葉蕾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也要去找皮葉蕾特。」

梅伊和蜜凱特也在一旁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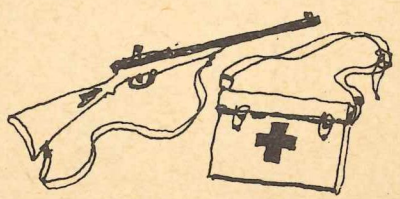
馬魯塞爾看看他們三人，然後點點頭。

「好，你們立刻準備一下，我們一起去找皮葉蕾特，其他的人請繼續工作。」

梅伊心底有說不出的感激，馬上彎下腰，從沙地上撿起一支刻有自己名字的銀槍。

「皮葉蕾特，我一定要找到妳，萬一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我也會替妳報仇。」

梅伊用無比堅定的口氣說道，兩眼同時流露出堅毅的眼神。



於是，他們四個人就出發了。馬魯塞爾和梅伊把槍扛在肩上，蜜凱特以拐杖充當武器，同時把藥箱掛在肩膀上，馬克斯一手拿著斧頭，一手提著油燈，肩上則掛著一捆粗粗的繩索，四個人排成一列，往陌生的路途前進。

他們在岩石之間，邊踏著海草，邊越過岩石，跑到岬角的最前端。站在這兒，面對的是懸崖峭壁，不容易再往前進，因此大家就利用繩索，彼此互相幫忙，攀上絕壁，好不容易才爬到岬角最頂端，環顧四周。身體兩側，一邊是又深又藍的海，另一邊是垂直聳立，筆直衝向天空的絕壁。

大海廣濶無邊，雖然可以望到很遠的地方，可是在水平線的盡頭，連一隻小船的影子都沒有。

而俯視小島本身，處處是絕壁，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泅水的人登上陸地。

「哎！該怎麼辦呢？」

看到眼前的這種情形，四個人都非常失望。

還是馬克斯的膽子比較大，把大半個身體伸出絕壁外面，觀察絕壁下面的

情形。

「從這裏可以看見岩壁的基部。」

就在他們四個人站立的岩石正下方，有一塊露出於海面的陸地，但也說不上來是海灘。

「可以爬下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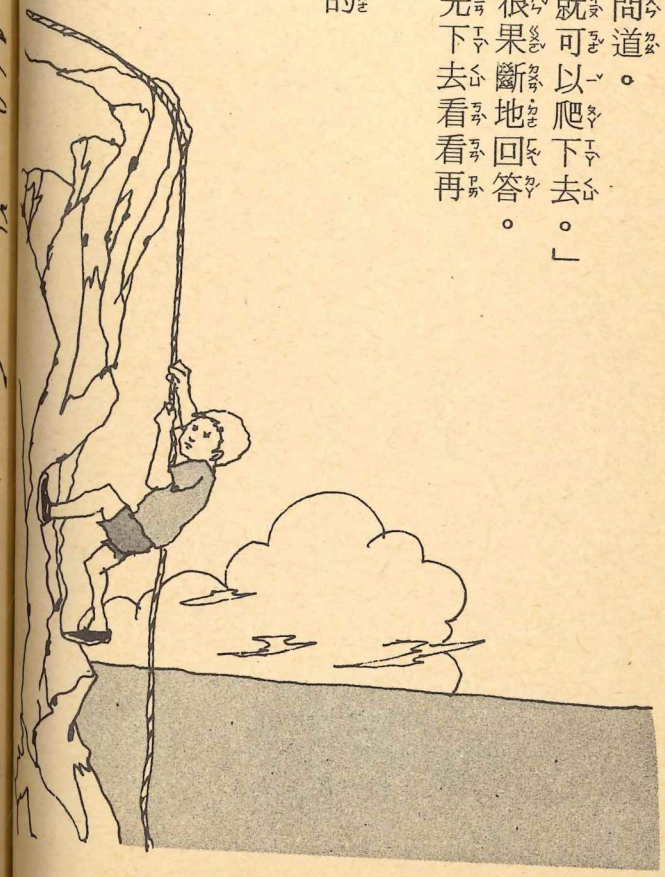
馬魯塞爾皺著眉頭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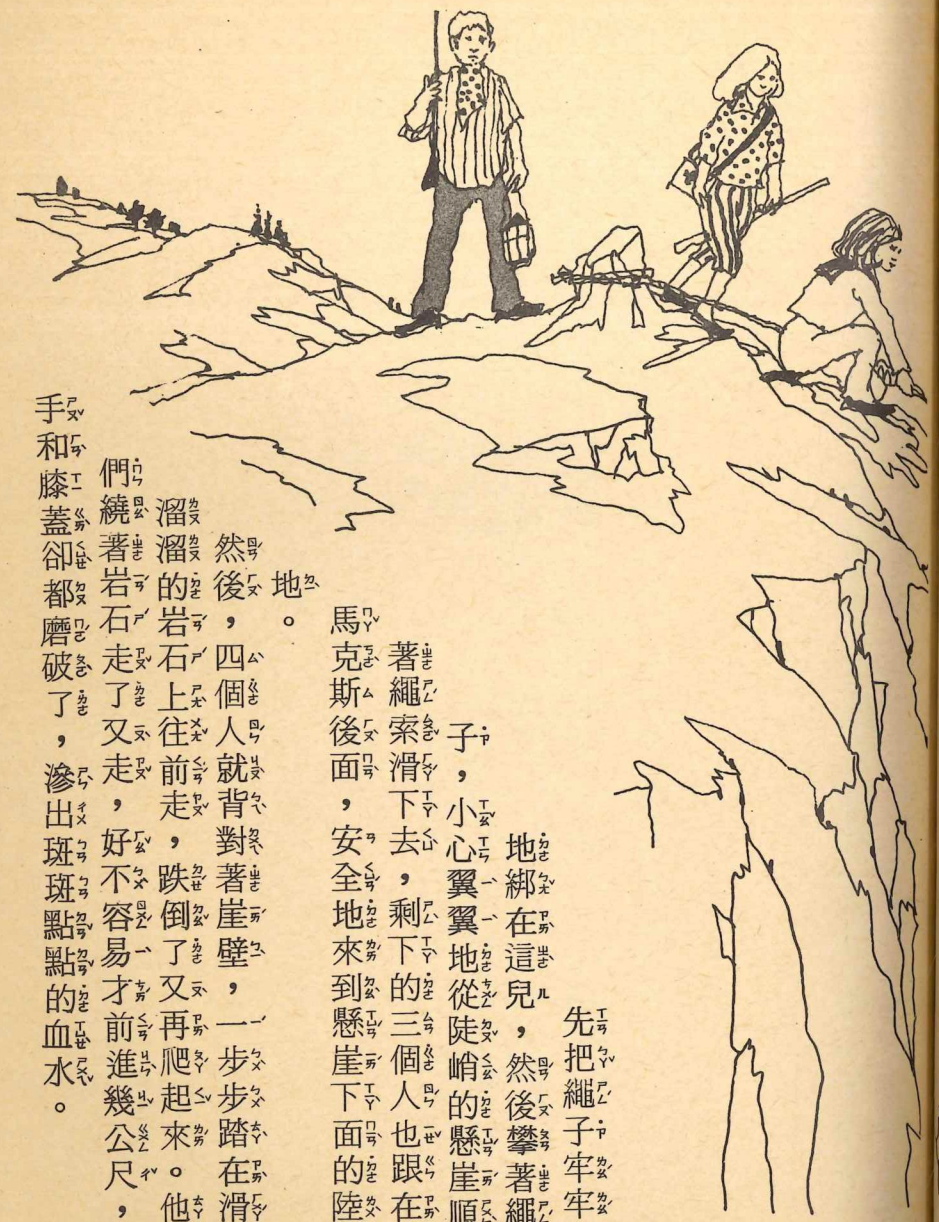
「沒問題，用繩子就可以爬下去。」

梅伊想也不想，就很果斷地回答。

「總而言之，我們先下去看看再說。」

在岩石尖端突出來的地方，馬克斯先把繩子牢牢地綁在這兒，然後攀著繩子，小心翼翼地從陡峭的懸崖順著繩索滑下去，剩下的三個人也跟在馬克斯後面，安全地來到懸崖下面的陸地。





然後，四個人就背對著崖壁，一步步踏在滑溜溜的岩石上往前走，跌倒了又再爬起來。他們繞著岩石走了又走，好不容易才前進幾公尺，手和膝蓋卻都磨破了，滲出斑斑點點的血水。

前進的路途雖然這麼艱苦，但他們毫不退縮，一直勇往直前。路上到處都是同樣的石頭，什麼都沒發現，每次走到了絕壁的地方，也都提著燈照射，並藉著燈光到洞裏察看，可是這些洞都是空空的。

岩石周圍常有隨著海水沖上來的海草，一叢叢堆在一塊兒，看見這種情形，每個人又會想：會不會是皮葉蕾特呢？然後急急忙忙地跑過來，用手撥開海草，只要沒看見他們想看見的人，就會放鬆心情地吐口氣，但是，立刻又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不安感向他們襲來。

最後，他們來到最前端的部分，可惜潮水把通路都淹沒了，不能再往前進一步，而且不只是這樣，如果再慢點的話，連回去的路都會消失在潮水中。他們四個人無可奈何，只好默默地循原路回去。等他們回到繩索垂下來的地方，再轉頭回去看看大海時，剛才走過的路都已經無聲無息地被海水淹沒了。

突然，梅伊-手指著前方，叫了起來：

「在那兒！在那兒！在海裏面。」

在梅伊-手指的地方，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正順著波浪起伏的海水漂流。馬克斯立刻縱身一躍，跳進海裏，水已經升到腰部，他一邊奮力游泳，一邊把漂浮在海上的東西拖回來。

那是海鷗隊隊員的背包，正是大家從船上被浪沖刷下來時，背在背上的背包。

看到背包的瞬間，梅伊-的臉色頓時變得跟紙一樣白。

「這……這是我的背包，在背包的蓋子裏面，還有M、C兩個英文字母，是我的名字縮寫，是我自己親筆寫上去的。在遇難的時候，我把它掛在皮葉蕾特肩上……」

「那麼說，果然是……連背包都被浪沖走了……」

說到這兒，馬克斯的胸口充滿了悲哀的感情，熱熱的淚水遮住了視線，再也說不下去啦！

「皮葉蕾特……皮葉蕾特……」

太陽下，他們只看見一大片藍藍的海水，映著陽光閃閃發亮，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哀傷，嘴唇無力地蠕動著，對著空茫的大海低語。

無人島上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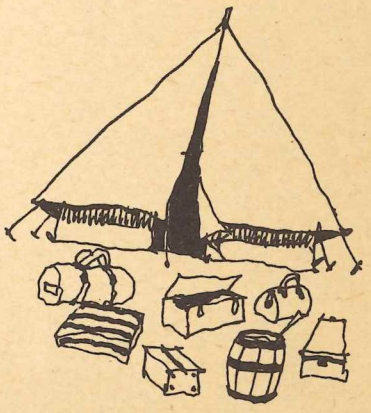
皮葉蕾特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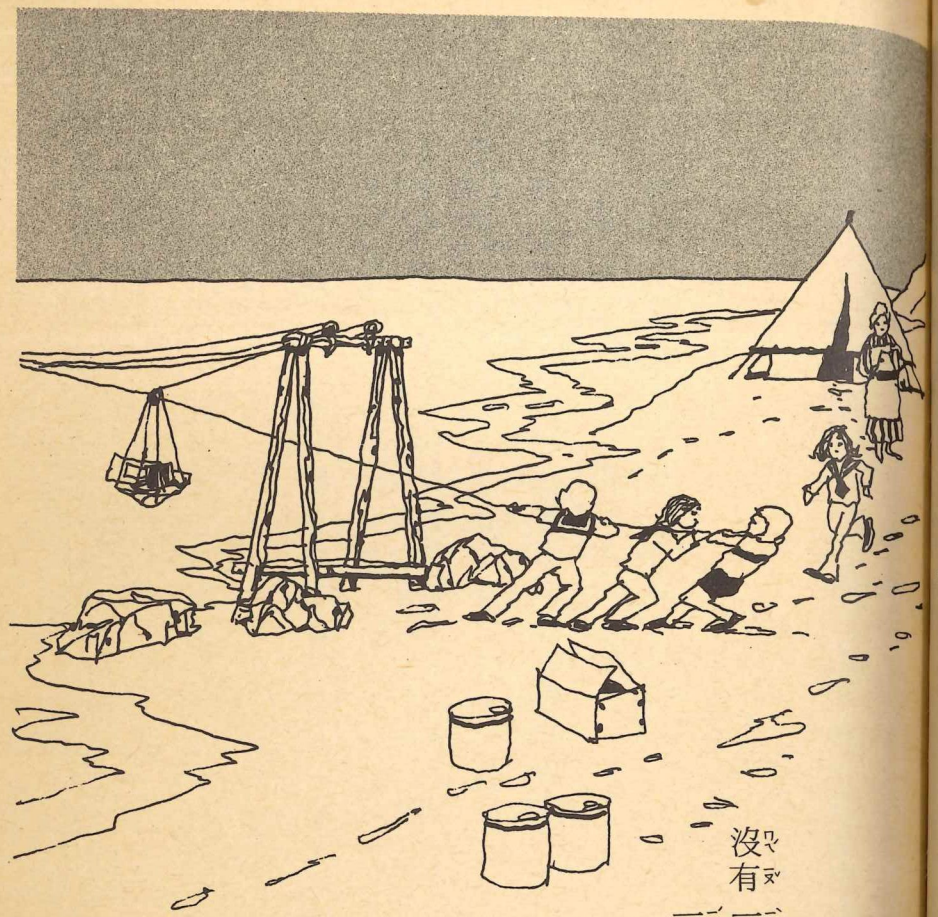
太陽下山了。

這是安大略號在無人島海邊遇難以來的第四天傍晚。

暮色漸漸籠罩大地，閃爍的星星一個接一個出現在高高的天上，不一會兒，漆黑的天空已是星光輝耀。

夜悄悄地降臨大地，遠近除了浪聲以外，





沒有一點嘈雜的聲響，這是一個安靜的夜晚。

在離海岸稍遠的地方，可以看見他們的營帳已經完全搭好了，馬魯塞爾、吉姆和強賽更利用高明的技巧，搭了一個附有滑輪的吊貨架子，然後把船上剩餘的食物、飲水、換洗的衣物等都搬運出來，最後船艙裏凡是還能利用

的東西，幾乎都被他們搬空了。如果，暴風雨在這個時候來襲，安大略號就算是沒頂，對他們來說，也沒有任何損失。

少女們把自己的皮箱、皮包等，也從船上運出去，放在牀舖旁邊，就像女子學校的宿舍一樣。

假如大家心裏唯一的負擔也能除去的話，那麼，在這裏過過原始生活，該是多麼快樂的事。

事情確實是如此，只要皮葉蕾特平安歸來的話……雖然每個人都沒說出來，但心裏的想法是一樣的。

忙累了一天，大夥圍繞在營火四周吃飯的時候——

「馬克斯、蜜凱特，快點來幫忙。」

蓓格站在用石頭做成的爐灶旁邊大呼小叫。

「噢！來了來了。」

克拉拉和蓓拉合作，她們利用一只大鍋子燒菜，香氣隨著熱煙升高，看起來好像很好吃似的。馬克斯和蜜凱特站在兩邊，分別提起鍋子一側的手把，蓓

格就用大杓去分。三個人一邊走，一邊分，等來到茱奴碧耶布和瑪貝兒面前時，鍋子裏的菜肴已經分得一乾二淨，蓓格就故意用開玩笑的口氣對她們說道：

「已經空啦！妳們想要也沒有哦！」

這時，身旁突然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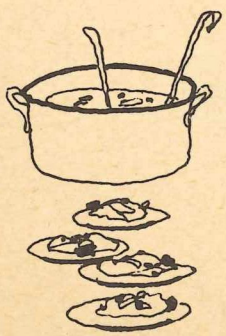
「這麼說，我的那一分也沒有了嗎？」

大家都吃了一驚，不約而同朝聲音傳來的方向看去，頓時失神地「啊——」地大叫一聲。

原來失踪的皮葉蕾特正站在營火前面，一張臉映著火光變得紅紅的，滿足地露出欣喜的笑容。

一時之間，大家都閉上嘴巴，沈默地盯著她看。很快地，馬克斯、馬魯塞爾和梅伊都高興地跳起來，又一步衝向前，緊緊抱住皮葉蕾特不放。

「啊！抱得我好緊哪！我都快喘不過氣來了，救命哪！難道你們以爲我就這樣死掉了嗎？」



皮葉蕾特像放連珠砲似地說道，既痛苦又很高興地皺皺眉頭，大家都圍繞在她四周，強賽被炙熱的太陽晒成古銅色的臉龐上，滑下了豆大的眼淚。

「是皮葉蕾特小姐，是皮葉蕾特小姐……」

大家先是一陣驚訝、沈默，接著是由衷的興奮和歡喜，圍著她問東問西地問個不停。

「到底是怎麼回事？快告訴我們。」

「這四天，妳都在那裏？」

「皮葉蕾特，妳眞的沒受傷嗎？」

「妳是從那裏走過來的？」

皮葉蕾特在大家的包圍中，被擠過來又擠過去，但心情始終很愉快，臉上帶著笑容對大家說：

「哎！這麼多問題，一下子怎麼回答嘛！這些事情等以後再慢慢告訴你們。現在最重要的是我的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口也乾得不得了，眼皮更像有千斤重，恨不得倒頭就好好睡一大覺。」

站在一旁的蓓格，不等大家把話問完，就把

茱奴碧耶布推開，搶先說道：

「喂！妳讓開一下，把妳的食物分一些給皮葉蕾特。蜜凱特，妳也一樣，還有庫蕾絲、吉姆，你們都幫幫忙。」

五分鐘以後，皮葉蕾特已經坐在克拉拉的位子上，蜜凱特和蓓格分別坐在左右兩邊，皮葉蕾特不停地把食物送進嘴巴裏，一邊笑著回答大家的問題。

「呼！吃飽了，吃得好飽。」

過了好一會兒，皮葉蕾特終於滿足地摸摸胃部，說出這句話。從剛才到現在，一直促膝坐在蜜凱特對面的馬克斯，再也忍不住急急地問道：

「姊姊，快告訴我，這四天妳到底在那裏！我們還以爲妳已經死了，都傷心得流下眼淚……」

聽馬克斯這麼說，皮葉蕾特感動極了，她一手拿著叉子，一手摟住梅伊的肩膀，對大家說：

「你們問我到那裏去了，那當然是到海龍在的地方去了。」

皮葉蕾特的冒險

梅伊兩手交叉環抱在胸前，踩著緩慢的腳步，在早晨清新的空氣中，邊吸著清爽的空氣，邊漫無目的地往前走，她已經完全陷入沈思中。

「嗨！梅伊！」

蓓格一聲叫喊，梅伊吃了一驚，停住腳步。

「唔！昨天晚上皮葉蕾特說的話，妳能相信嗎？她說她被浪襲擊，然後又被浪捲走，等她醒過來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但她確信是在海中的一塊陸地，而那兒是海龍的通道，更怪的是，她還說她碰到海龍的身體了呢！」

「可是，她確信是摸到海龍啦！」

梅伊冷淡地打斷了蓓格的話。

「哼！我才不相信哩！皮葉蕾特分明是在作夢，要不然就是她被浪捲走以

後，頭腦變得有點問題。照理說，海龍這種生物是很可怕的，一般人應該無法接近牠，更不要說是摸摸牠的身體了。」

「但是，皮葉蕾特說海龍很乖、很老實呢！」

「什麼？海龍很乖？很老實？她不是說牠的身體長達三十公尺，會這麼溫馴嗎？」

「我不知道，皮葉蕾特不是確實看到了嗎？」

「哎！妳眞傻，那是她編出來的故事。也許皮葉蕾特被浪打昏了，神智有些模模糊糊，等她在洞裏面清醒過來的時候，便爬到洞穴外面，想沿著懸崖出去，結果不知不覺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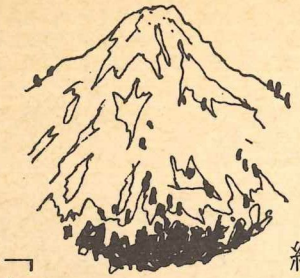
到舊火山口。那個舊的火山口就在這座小島中央那座山的頂端。」

「哇！這眞是了不起的冒險，靠水果充飢，在森林中睡覺，皮葉蕾特的勇氣和細心，眞教人佩服。」

「嗯！我也這麼認爲，我覺得她有資格參加海鷗隊喲！」

蓓格故意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道。

「我想皮葉蕾特大概想說，那個洞穴就是海龍的家，像這種說法，妳相不相信？」



「怎麼？不能相信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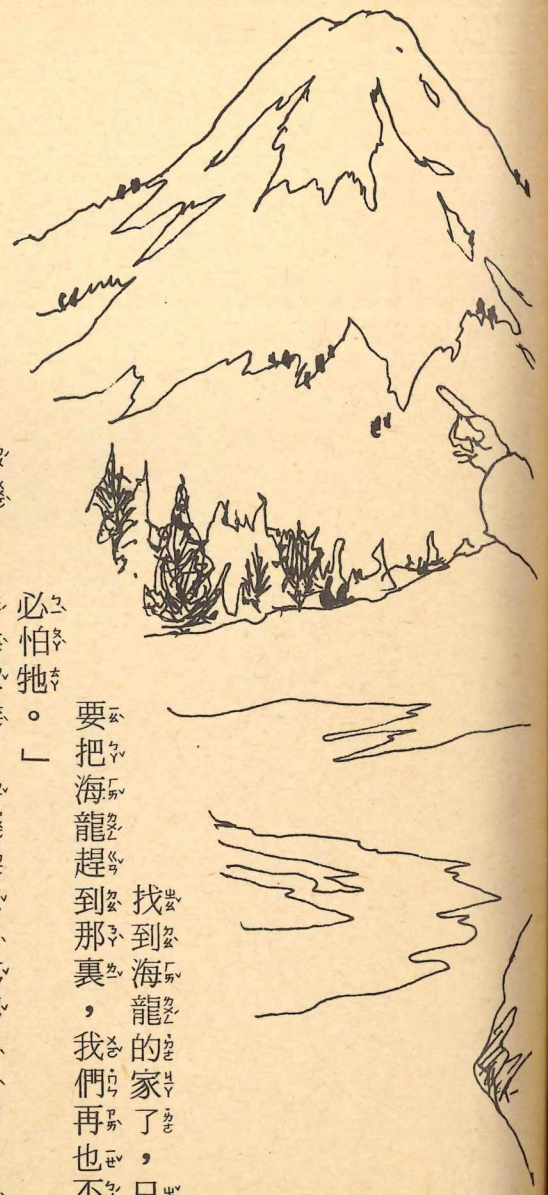
蓓格和梅伊談到一半，身後突然傳來少女的說話聲，回頭一看，原來是皮葉蕾特站在那兒。

「啊！皮葉蕾特，妳已經睡醒啦？」

「嗯！實在是太累了，這一覺睡得好舒服喔！我覺得精神和體力都恢復了。現在，我可以幫妳們工作。」

說完，皮葉蕾特又指指火山山頂，得意洋洋地說：

「你們知道嗎？我終於找到海龍的家了，只要把海龍趕到那裏，我們再也不必怕牠。」



「不過……皮葉蕾特，妳說得好像很肯定似的，爲什麼就是沒法讓人相信妳說的是眞話呢？」

蓓格漲紅著臉，理直氣壯的跟皮葉蕾特說。

「妳還是不相信？好吧！如果妳認爲我是在撒謊的話，那就等著瞧好了，我會讓妳看到海龍的廬山眞面目的。

當時，我就在海龍旁邊，一顆心七上八下的，嚇得渾身抖個不停。雖然四周一片黑漆漆，沒法看清牠的長相，不過，我一直以爲要不了一分鐘，我就會

被牠一口吞進肚子裏，而且，感覺到洞裏有個黑黑的，很龐大的東西在蠕動，碧綠色的眼睛發出寒冷的光芒。」

「哎！妳不是說牠很老實、很溫柔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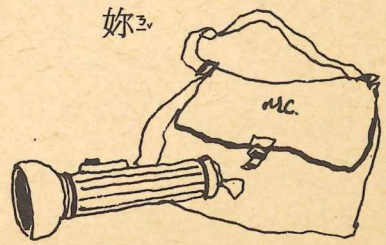
蓓格用懷疑的口氣和態度問道。

「是呀！可是剛開始的時候，誰知道這些事呢？說實在的，一開始的時候，我的確是怕得肉跳心驚，慢慢的我知道牠大概不會傷害人類。也可能是因爲我的個子太小，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裏吧！」

「不管怎麼說，妳能平平安安地回來，這實在是太好了，妳知不知道我們有多麼想念妳？」

梅伊凝視著皮葉蕾特，輕聲說道。

「梅伊，謝謝妳。我自己也覺得能坐在這兒和妳們說話，簡直就像作夢一樣。在洞穴裏的時候，我打開妳掛在我肩上的背包，從裏面拿出手電筒，到處照照看，想找一條出口離開洞穴……」



「咦！妳這麼說，那就奇怪了。妳說妳是在找出口，可是我們在那邊的海灣旁邊發現了妳的背包，才以爲妳……妳已經遇難了。」

「什麼？如果眞是這樣的話，那麼在岩縫當中的那條路一定可以通到洞穴，同時，火山口的底下有個天然的湖，彷彿小小的海城一樣，有時候會漲潮，有時候也會退潮，妳們一定沒有想到吧！

對了！梅伊，妳交給我的背包眞有用，裏面有手電筒，又有吃的東西，還有小刀子。只不過在那麼狹窄的通路上突然碰到海龍，一害怕就把背包丟掉了，很可能是後來漲潮，背包被潮水沖出去，才被妳們撿到的。」

「等等，皮葉蕾特，妳剛才說那個洞穴一直通到什麼地方？」

蓓格神情緊張地問道，聽皮葉蕾特詳細敍述，她現在也慢慢相信皮葉蕾特說的話了。

「那個洞穴嗎？從海裏一直彎彎曲曲地通到湖邊，而且一路上處處都是岔路，可能是從斷崖的洞口連接過去的，但站在絕壁上往下看，什麼都看不見。因爲滿潮時，洞口會被海水淹沒，而進口的地方又是沙灘，這時便會變成河，

至於河的兩邊則剛好變成天然的小路，有時候寬些，有時候又很窄，還有些地方滑溜溜的，也有些地方高低不平。反正，洞穴中的小路就這樣一直延伸下去，我也沿著天然的路往裏面走過去。」

「唔！那麼那個傢伙呢？」

「呵！妳是說海龍啊！牠在路上來來回回地經過那兒兩、三次，每次遇見牠的時候，我都鼓足勇氣，緊緊攀住岩壁，讓牠順利通過。走了好久好久，我終於發現遠處有一點點光線，慢慢越走光線越亮，最後來到一個很大的湖邊，才看見光是從天空照下來的，而藍藍的晴空正頂在頭上。

我看見這種情形，高興得恨不得大叫三聲。於是，我立刻使盡渾身所有的力量，往上繼續爬，從石頭上摔下來，又抓住草根、小樹枝，拚命地往上爬：好不容易終於爬到最高的地方，原來這個地方就是以前的火山口。站在火山口附近俯視小島，可以看見小島四面八方都被大海包圍著，就像海中的孤島一樣。」

「眞的可以看見整座小島的情形？」

「是啊！小島就踩在我腳下，好像一幅立體的地圖。在火山口附近有座森林，我離開火山口以後，想穿過森林，沒想到竟然迷路了，一會兒往東邊走走，一會兒又往西邊走走，一直都找不到出路，在森林裏繞了兩天。後來看見火光，便循著火光所在的位置走過去，好不容易才走出森林，和妳們見面。」

「啊！皮葉蕾特，妳一定吃了不少苦。」

「當時，妳大概很害怕吧！」

梅伊和蓓格兩人搶著說話。

「還好，一切的痛苦都已經過去了。不過，梅伊，我向妳借的這套衣服弄破了，眞對不起。」

梅伊最喜歡的這套水兵服，現在變得一副破破爛爛，可憐兮兮的模樣，難怪皮葉蕾特會不好意思。

「沒關係，這件小事有什麼值得道歉的，只要妳平安回來，我就覺得非常

高興啦！」

「對了，我去幫妳找一家時裝店想想辦法。唔！別誤會喲！我是說去找最愛漂亮的瑪貝兒幫忙，她一定會借妳一套衣服，聽說她有六套衣服耶！」

蓓格說完，也不等其他兩個人表示意見，一溜煙就跑到帳篷那邊去了。

留在後面的兩個人也站起身來，向帳篷那兒慢慢走去。突然，梅伊停住腳，把手搭在皮葉蕾特肩上，目不轉睛地看著她的眼睛，很鄭重地問道：

「皮葉蕾特，現在沒有別人在這兒，我想問妳一件事，妳一定要老老實實回答我。」

「什麼事啊？看妳一副既正經又嚴肃的表情。」

「昨天晚上妳對大家說的話，還有剛才說的話，都是眞的，沒有半句騙人的話嗎？」

皮葉蕾特也凝視著梅伊的眼睛，然後嚴肅地回答：

「嗯！我可以向妳發誓，我說的句句都是眞話。如果妳願意跟我一起去探險，我可以讓妳看見傳說中的怪物——海龍，妳願意去嗎？」

我們有船了

「吉姆，你說的沒問題吧！」

「沒問題。馬魯塞爾先生，你看著吧！」

吉姆高高舉起手上的斧頭，朝放在船艙底下的一個木箱子狠狠地砍下去，

嗶剝！嗶剝……一陣劈裂的聲音，箱子被砍破了，從裏面露出鐵板，而鐵板上清晰可見紅色的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AV……TR……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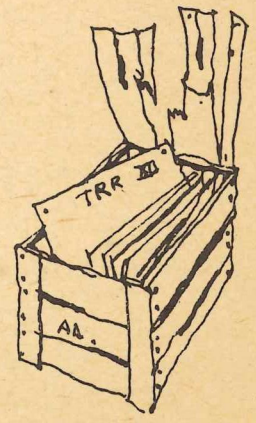
「你看！AV是指船頭，TR是左舷……那是說第三個箱子裏裝的是左舷的鐵板，而這塊就是第十二塊的左舷鐵板。」

果眞在船艙下面，放著許多同樣的箱子。

「能不能全部搬出去？」

馬魯塞爾的語氣中透露出不安的心情。

「呵！那還不簡單嗎？反正都已經劈開來了，不管怎麼說，先搬到岸上，



然後再重新組合，大概不到十二天的工夫，就可以完成啦！」

自從安大略號遭遇到暴風雨，被浪沖到岸邊擱淺以後，大夥兒每天都過著繁忙緊張的日子，既要把船上剩餘的貨物搬到岸上，又要搭帳篷，還要找皮葉蕾特……根本沒時間去想放在船艙底下的東西，這些東西只要花些時間，就可以組成一艘船。

慢慢地，大家的情緒都漸漸穩定下來。習慣了島上的生活，而令人擔心的皮葉蕾特也回來以後，直到今天早上，吉姆才想到船艙下那些箱子，便立刻邀馬魯塞爾一起去看箱子是不是還在殘破的廢船裏面。

馬魯塞爾從船艙裏面跳出來，走過淺水，踏在潮水退後露出於水面的滑溜溜的岩石，搖搖晃晃地朝沙灘跑去。

營帳附近，少女們在克拉拉的指揮下，正忙著準備午餐。

「大家聽著，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們。」

「哦？馬魯塞爾先生，是什麼好消息啊？」

「我們有船了。」

「船？什麼船？」

正在攪拌鍋裏熱騰騰的食物的蓓格，聽馬魯塞爾這麼說，頓時大吃一驚，連拿在手裏的杓子都「砰」地應聲掉在地上。

「船？船不是壞了嗎？那是那兒來的船？」

「是啊！到底是從那裏來的船？」

「好極了，什麼時候開航呢？」

大家圍在馬魯塞爾身邊，你一言我一語的，嘰嘰喳喳地問個沒完。

「哎！別急，別急，船是有著落了，不過還沒成船形哩！造船的材料放在箱子裏，才剛找到，希望大家合力把這一艘新船組合起來。」

「把船組合起來？你是說我們……？」

「是呀！別擔心，很簡單沒什麼困難，只要把船上的東西搬到島上，用螺絲釘、鐵釘把它釘好就完工啦！」

馬魯塞爾很仔細地向大家解釋。

「太棒了。那麼我們趕快動手做吧！」

一想到能乘船離開這座無人島，大家都急著要拼好這條船，在他們天眞的想法裏，這件事就像拼湊模型船那麼簡單。

梅伊和皮葉蕾特站在一旁，始終默默地不說一句話，見大家鬧成一團，兩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便離開人羣，悄悄地說了幾句話。

馬魯塞爾宣布好消息以後，少女們立刻停止準備午餐，因爲必須趁著退潮的時候，趕快把箱子從船上搬下來。梅伊和皮葉蕾特負責把岸邊整理得平坦些，以便使箱子從船上搬運下來時，能立即打開。

她們兩個人利用鏟子和鐵鍬把海邊整平，等大家都跑到廢船那兒去的時候，她們就趕緊走進當作倉庫的洞穴。

「快一點！趁著他們不在，趕快開始行動。」

皮葉蕾特邊說，邊迅速地把餅乾、乾麵包、藥品等裝進背包裏，另外又拿了兩件保暖的上衣和兩支手電筒，其他如火柴、繩子、斧頭等，也都裝進了背包。

梅伊在皮包裏裝進一支小型手槍，腰間又插著短刀，除此以外，她又拿了長槍、短刀和兩頂海鷗隊的藍色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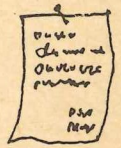
一切都準備好以後，兩人又在一張紙上不知寫了些什麼，隨後就把紙貼在帳篷上。

「唔！都齊全了嗎？沒忘記什麼東西吧？」

「沒有，我們可以出發了吧！」

皮葉蕾特和梅伊又再看看四周，然後邁開輕快的步伐向著茂密的森林走進去了。

尋找皮葉蕾特和梅伊



一連好幾個小時，大夥兒滿身大汗地在船上工作個不停，清點以後才知道裝船體零件的箱子總共有三十三個。

首先，大家忙著把船體等零件組合起來，做成大型的舢板，然後把箱子放在上面，朝海岸划去。打從早上開始工作，現在已經是傍晚時分了。

雖然是大型的舢板，但載著沈甸甸的箱子，看起來有一大半彷彿就快要沈入海裏似的。在一陣又一陣的浪潮沖擊下，逐漸向海灘前進。

好不容易，舢板終於漂到海邊。

「咦！奇怪。姊姊和梅伊兩個人跑到那兒去了呢？怎麼不來接我們呢？」

說著，馬克斯把手擋在嘴邊大叫道：

「皮葉蕾特——梅伊——」

聲音向四方擴散，海灘上卻不見一個人影。

馬魯塞爾和強賽也開始擔心，一踏上陸地，就在帳篷四周仔細尋找。

忽然，馬魯塞爾大叫一聲，原來他發現在帳篷入口的地方貼著一張紙條。

大家聽見馬魯塞爾的叫聲，紛紛跑過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馬魯塞爾深深吸了一口氣，想要壓抑激動的情緒，結果還是用顫抖微弱的聲音念道：

馬魯塞爾先生：

中午十一點四十五分，我們兩人決定到海底探險，也許兩、三天內不會回來，請不要爲我們操心，我們會照顧自己。

梅伊－反葉蕾特　敬上

馬魯塞爾臉色發白，僵硬的身體直直地立在那兒，大家呆呆的望著他手上的紙條，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就在這個時候，一聲震破耳膜的槍聲從矗立在島中央的火山口傳出來，打破了四周的寂靜，不一會兒，又接著發出第二聲槍響、第三聲、第四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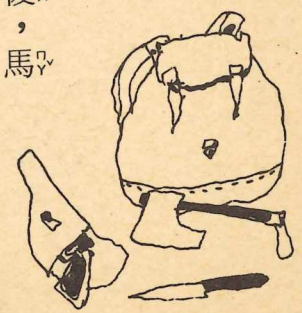
皎潔的月亮悄悄地升上黑空。

一天的時間過得好快，現在已經是深夜了。

「再加點油，只要走出森林，就可以放心啦！」

「嗯！她們兩個一定在山上。」

說話的是馬魯塞爾和吉姆，他們在海邊聽見槍聲以後，馬魯塞爾立刻做了決定，到火山口附近尋找兩位少女，吉姆不放心，便跟在他後面離開了大家。



強賽留在營地，和馬克斯負責保護少女們的安全。

馬魯塞爾和吉姆走在森林裏，藉著月光，發現路上有人踐踏過的痕跡，於是他們就循著痕跡往前走，過了一會兒，又看見一塊藍布掛在路邊的短樹叢上，馬魯塞爾仔細看了一下，肯定是海鷗喙的制服沒錯。

附近越來越暗，幾乎伸手看不見五指，最後兩人再也沒法向前走一步，只能等月亮出來時再繼續前進。

差不多過了兩個多小時，月亮才慢慢從雲層間露出來，馬魯塞爾和吉姆立

刻急急忙忙往前趕路。

沒過多久，在他們兩人面前已經可以看見高聳在那兒的火山，小塊的熔岩正不斷地從火山口滾下來。

他們停下腳想了一會兒，很快又邁開大步，向著銀色月光下的山頂走過去。

突然，吉姆伸手碰碰馬魯塞爾的手臂，說道：

「喂！你聽見了沒有？」

寧靜的夜晚，不知道從那兒傳來一陣很奇怪的聲音，這聲音像是嘆氣，又像是呻吟，也像是悲嘆，豎起耳朵靜聽，仍舊分辨不清是什麼聲音。

馬魯塞爾和吉姆睜大了眼睛，定定地看著四周，神情緊

張地端起握在手裏的槍。

吉姆的聲音很快消失了，周遭又恢復原來的安靜。

高掛在天空的繁星不停地閃閃發亮，在黑暗中，踏在腳下的山坡一直延伸到遙遠的那一方，整座山被黑漆漆的岩石圍住，而小島

的四面八方則是無邊的海洋。

「喂！動作快一點！」

馬魯塞爾催促道，兩人同時把槍扛在肩膀上，全神貫注在四周的動靜上，一邊小心翼翼地往前進。

就快到火山了，大概再走一百公尺左右。

這時，和剛才一樣的怪聲音又傳來了，而且這次聽得更清楚，怪聲音也顯得更沈重、有力，喘息了一會兒，怪聲音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哎！我聞到那種……」

馬魯塞爾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

那是一種無法形容，又令人討厭的氣味，正逐漸向四周擴散，把夜間清爽的空氣都攪和成古裏古怪的味道，而且和安大略號在海上漂流時，大夥兒所聞到的怪味一模一樣，除此之外，和那天黎明時被沖到小島時所聞到的氣味，也沒有任何不同。

馬魯塞爾嗅著難聞的氣味，精神不覺一振，立刻連跑帶爬地往山上奔去，

吉姆跟在他後面，一步也不敢放鬆。

等馬魯塞爾喘著氣停下來時，已經來到了火山口，低頭往下看，只知道是個黑黑的洞。

在很深的洞穴裏面，黑得什麼都看不見，但在深不可測的洞底正發出一陣恐怖的聲音，彷彿有一種巨大東西正要鑽到水裏去似的，緊接著，洞口又飄來一股幾乎使人無法呼吸的強烈味道，然後洞底傳來「澎！澎！」的水聲，並在洞裏引起一陣陣回響。

不知什麼時候月亮已經升到山頂，月光正好可以照到火山口。

當月光照到火山口時，一陣光立刻從洞裏反射出來。

「啊！有水，洞底是個湖。」

皮葉蕾特說得一點也不錯，火山口底下確實另有天地，是天然的一座小湖，而且在月光的照耀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見V字形的火山口右邊，有一條自然形成的坡路，以緩和的斜度一直延伸到下面。

「好極了，我們順著小路走下去。」

馬魯塞爾說著，就迫不及待地跑下去，吉姆沒表示意見，又跟在馬魯塞爾後面進入洞裏了。

等他們來到狹窄的小路邊時，馬魯塞爾漫不經心地看看下面，立刻又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叫道：

「啊！在那兒，我發現啦！」

原來從這兒望下去，可以看見在湖邊有個閃閃發光的東西，好像是槍的一部分，旁邊還有兩頂海鷗隊的帽子，就像兩個黑點般。

怪獸的洞穴

掉在小路上的槍已經被折斷了，看那情形，便能肯定一定是被很有力氣的怪獸折斷的。

「咦！那……那是什麼東西？」

在熔岩上面，有一塊像是凝固的血跡。

馬魯塞爾不覺大吃一驚，緊張得沒法克制著發抖的雙腿，慢慢地彎下身去撿起掉在地上的帽子，拿近眼前，這頂海鷗隊的帽子已面目全非，彷彿跟怪物拚鬥過，已被鋒利的爪子撕扯得破破爛爛。

「這是……M……C……」

帽子後面繡的這兩個英文字母，是梅伊·克林遜的名字縮寫。

「你看！這一頂上面繡的是M·T……」

那是瑪貝兒·廸拉的帽子，她借給皮葉蕾特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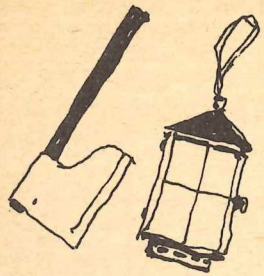
馬魯塞爾和吉姆看看帽子，彼此對望了一眼，半天說不出一句話，眼淚卻不聽使喚地流了下來。

過了好一會兒，兩人的情緒才平靜下來，又一手提著油燈，一手拿著斧頭，放輕腳步，盡量不發出聲音，靜靜地沿著小路往前走。

皮葉蕾特說的果然不錯，隧道裏有一條小溪，他們大概走了兩個多小時，仍然聽不見一點點聲音，也沒有任何發現。

不知又過了多久，一線光亮在昏暗的眼前霍然展開，單調的浪聲也漸漸由遠而近傳了過來。

突然，彷彿壓在頭頂上的頂消失了，天空頓時變得好高好寬濶，洞穴兩側也變得寬敞、平坦了些，溪流則顯得越來越寬，光線映在水面，隨著溪流向外移動。



海的那邊有個洞口，原來上次皮葉蕾特就是被沖到這兒。

附近都是陡峭的斷崖，很難攀上崖壁。

馬魯塞爾和吉姆不自覺地加快腳步，可是吉姆一不小心，把手裏的短刀、槍、油燈等掉在地上，油燈的玻璃應聲破裂，同時，洞裏也發出轟轟的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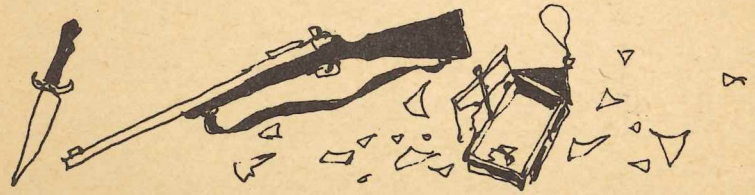
就在這個時候，從洞口附近的黑暗中傳來一陣可怕的叫聲，緊跟著，黑暗中出現了光芒，那是碧綠色像磷火般的兩道光芒，筆直地向馬魯塞爾這兒射過來。

可怕的兩道線光正是兩隻恐怖的眼睛……

更令人心驚肉跳的是，巨大的眼睛就在他們所站的岩石上面三公尺的地方，不斷發出冷冷的綠光。

還是馬魯塞爾反應比較快，立即端起槍。

突然，海水掀起一個大波浪，藉著照進洞裏的月光，可以看見有個黑得發亮的龐大的動物快速地鑽進海裏。



空氣中又飄來使人無法呼吸的討厭的味道，馬魯塞爾和吉姆立刻走向海邊，可是等他們走到那兒時，只看見一片無邊無際的海洋呈現在眼前，其他什麼都看不見。

他們兩人就呆呆地站在那兒，好一會兒，才恢復平靜，回到原路上，繼續尋找兩位少女。

一路上只要是走過小洞口或凹凸不平的地方，便馬上停住腳，用油燈照照看，但始終沒找到皮葉蕾特和梅伊，甚至連她們身上所帶的東西或走過的足跡，都沒有一絲一毫發現。

等他們走到火山底時，天都快亮了。

「奇怪，她們到底跑到那裏去了？會不會……？」

「噓！你聽那個聲音……」

不知道從那兒傳來一陣低沈的聲音，馬魯塞爾偏著頭，覺得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啊！是大炮的聲音！」

馬魯塞爾和吉姆都暗暗吃驚，心想：帳篷那邊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會不會是利用大炮，告訴他們情況相當危險，請他們立刻回去？

海龍就在眼前

原始森林裏到處是藤蔓、小樹枝、雜草等，彼此縱橫交錯，使馬魯塞爾和吉姆像在網子裏走路似的，兩人咬著牙拚命往前跑，好不容易才跑到海邊，卻累得氣喘如牛，連站都沒法站得住。

「啊！回來了！回來了！」

克拉拉、馬克斯、蜜凱特、強賽、蓓格以及其他人興奮得大叫，立刻跑過去緊緊抱住他們。

「大家都在這兒嗎？沒發生什麼事吧？」

馬魯塞爾很勉強地問道，一顆心卻七上八下的害怕得不得了，就怕大夥兒會告訴他壞消息。

「哦！大家都很好啊！能看見你平安無事的回來，實在太好了，我們一直爲你和吉姆擔心。」

克拉拉年紀最大，代表大家回答。

馬克斯則

抓住馬魯塞爾的肩膀，緊張萬分地問道：

「我姊姊和梅伊怎麼樣了呢？」

馬魯塞爾沒說話，只是輕輕地搖搖頭，馬克斯一看他這副表情，當場彎著身子蹲了下去，眼淚也不停地流了下來。

蓓格也難過得快要哭出聲，兩手緊緊抱住蜜凱特，克拉拉用手蒙住臉，每個人嘴裏都發出悲哀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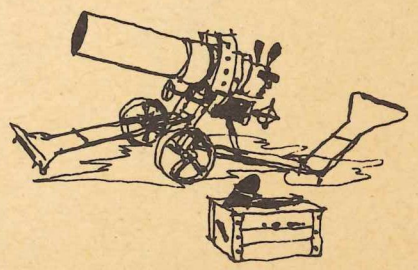
過了一會兒，馬魯塞爾才定下心問強賽：

「你們到底是怎麼啦？那個大炮……」

「在那邊……」

強賽一邊說著，一邊指指被浪打上來的船。

「誰也弄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在快天亮的時候，海裏突然冒出一個大浪，就像鍋子裏的水煮開了似的，我們都嚇了一跳。好像有個巨大的東西從海裏穿過去，大家都很擔心，決定把你叫回來，才開的炮。」



說著，海面又發生奇異的現象，在海中央，潮水不斷地往上湧起，而海邊的水則逐漸向後退，過了一會兒，彷彿彈簧斷裂似的，潮水一下子很凶猛地沖上岸，一波波的大浪緊緊跟著猛烈地打過來，大浪彼此相撞，激起的水花飛濺在各處，海灣中到處出現很大的漩渦，一會兒出現一會兒又消失，海水則變成一道道水流被吸進漩渦裏。

「啊！又來了……」

強賽神情緊張地說道。

頭一次看見這種情況的馬魯塞爾和吉姆，幾乎嚇破了膽，傻傻地看著眼前恐怖的情景。

忽然，海上傳來一陣使人汗毛豎立的叫聲，接著一個粗大的頭從漩渦裏鑽了出來，仰天張開好大好大的嘴巴，閃閃發光的眼睛就瞪著前方……。

「啊！是……是海龍！」

不知是誰這樣叫了一聲，在場的人都嚇呆了，傻楞楞地站在那兒，不知道該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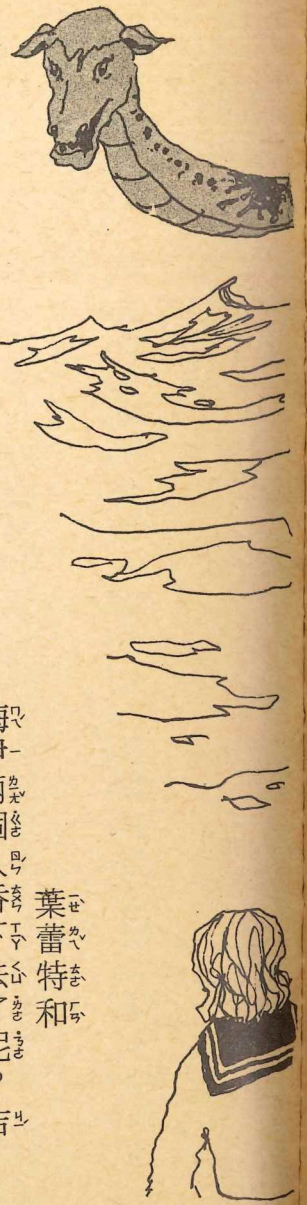
現在，大家親眼看見「海龍」，再也不懷疑了，傳說中的怪物果然活在這個世上。

海龍的脖子附近有一道紅色的血跡，把白色的浪花都染紅了。

原來海龍受了傷，才沒法靜靜地待在海裏，牠忍受不住痛苦，因此不停地翻攪、打轉。

不過，牠會不會張開血盆大口，把皮

葉蕾特和梅伊兩個人吞下去了呢？吉姆想到這兒，連一秒鐘都沒法忍下去，緊緊握住短刀，就想衝上去刺海龍一刀。



「吉姆，等一下，這傢伙就快要死了。」

馬魯塞爾立刻抓住吉姆的手臂。

海水開始往後退，一塊塊暗礁露出水面，海灘也逐漸向海擴大。

海龍的身體就倒在沙灘上，好像很痛苦似的拚命打滾。

現在看得很清楚，海龍的身體長約四十公尺，這隻龐大的怪物正使出渾身力氣，扭動笨重的身軀，又像腳又像魚尾的鰭有四個，不停地撥動海水，每次打到海水時，海水就像開花似地向四面八方飛散，同時小石子和海草也四處亂飛。

這隻身受重傷的海龍想再度鑽回海裏，正使出渾身僅有的力量。

牠一次又一次發出悲哀、痛苦的叫聲，低沈的吼聲馬上在廣濶的海面引起

回聲，震得人幾乎快要耳聾。

馬魯塞爾因爲兩名少女的生命被牠奪走，氣憤得心臟都快要裂開，氣呼呼地端起槍，瞄準這隻怪物，吉姆和強賽也同樣端起槍，瞄準海龍的頭部。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又傳來另一個聲音，比剛才的聲音更強勁、更高昂，同時在海灣入口處的海面，靜靜地裂開一條縫，周圍則湧起層層浪花，很快地，從細縫冒出一隻比原來那隻更大的海龍。

牠高高地擡起頭，大大的鼻孔發出強烈的氣息，炯炯發光的眼睛射出兩道逼人的光芒，血盆似的大嘴張了開來，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樣子。這隻海龍的頸子上還長著像獅子般的鬃毛，一根根往上豎立著。

馬魯塞爾很快下了決心，把槍瞄準好。

「等一下，不要射牠！」

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馬魯塞爾回頭一看，原來是皮葉蕾特和梅伊正披頭散髮地往這兒跑過來。

這時，又是一聲震動空氣的吼聲，頸子上長著鬃毛的公的海龍，很快地跑

向母海龍身邊。

大家都被眼前的情景嚇呆了，只是蹲在原來站的地方，動都不敢動一下。

公海龍用長長的脖子捲住母海龍受傷的身體，然後兩隻海龍很快的就鑽進海底去了，海灣中再次湧起像小山丘般那麼高的海浪。不久，海浪消失，海面慢慢恢復原先的寧靜。

馬魯塞爾擡頭一看，在剛才海龍倒下的地方，正有一塊東西閃閃發亮呢！

「那兩隻海龍一定是夫妻，有鬃毛的是公海龍，沒有鬃毛的是母海龍。」皮葉蕾特望著大海輕聲說道。

又見迪那爾

「我是加拿大海鷗隊的隊長，梅伊-克林遜，曾經爲了反對一件事情，而站在這裏。當時，我對皮葉蕾特·德·布雷賽小姐表現出非常不友善的態度，不過，現在我已經明白了，願意當著大家的面，向她表示歉意，關於傳說中的怪物——海龍，確實是存在的。」

觀衆爆滿的觀衆席上，響起一片如雷的掌聲。在廸那爾的劇場裏，正在進行有關傳說中怪物的第二次辯論會。

皮葉蕾特也走上舞臺，和梅伊-兩個人輪流演講，而馬魯塞爾和強賽就坐在後面。

梅伊-說話的態度和語氣都非常認眞。

「……正當我和皮葉蕾特走下火山口時，突然，在眼前出現兩隻巨大的眼睛，對著我們發出碧綠

色的光芒，可怕的怪物還張開大嘴，向我們一步步逼過來，我心裏一害怕，手裏的槍也掉在地上，就這樣折斷了，還是皮葉蕾特比較冷靜，立刻朝怪物開槍。

當時我眞的嚇呆了，只記得皮葉蕾特朝怪物開了幾槍，大概有兩槍射中怪物，然後怪物流著血鑽進水中。馬魯塞爾先生和吉姆追來時，看見地上的血跡，還以爲我們出事了呢！偏偏我們的帽子也掉在那兒，馬魯塞爾先生更肯定我和皮葉蕾特葬身在怪物肚子裏。

其實，我們沒有繼續沿著小路前進，而跑到森林那邊，無意中發現斷崖下的海，並發現斷崖中另有一個洞穴，一隻海龍正從洞穴中探出頭。這隻海龍的脖子上長著像獅子般的鬃毛，當牠發覺另一隻母海龍不見的時候，立刻大發脾氣，在那兒亂跳亂動。」

梅伊說到這兒，閉上了嘴巴，讓皮葉蕾特接著說下去。

「就在這時，從另一邊傳來負傷的母海龍的叫聲，牠大概是在向公海龍求救吧！公海龍聽見母海龍的叫聲，立刻以飛快的速度往聲音傳來的方向游去。

我們看見牠離開以後，便連跑帶跳穿過原始林，回到海邊。這時，兩隻海龍正好同時出現在海灣中，我們都被牠們嚇呆了，呆呆地看著海面的情形，直到公海龍帶著母海龍鑽進海底，大家才鬆了一口氣。馬魯塞爾他們發現我和梅伊平安無事，便高高興興地歡迎我們回來。

這時，我們又發現海龍留下了珍貴的禮物，就在退潮的沙灘上，有件東西

在閃閃發亮，走進一看，才知道是一塊鱗片，被太陽照著發出耀眼的光芒，我們想大概是從母海龍受傷的脖子上掉下來的吧！那確實是一塊既大又美麗的鱗片。」

「我們爲了紀念這次的冒險，同時也爲了證明傳說中的怪物確實存在，所以特地把鱗片帶回來當作證據。今天，眞感謝大家到這兒來，我想把海龍留下的禮物拿出來讓大家看看。」

梅伊和皮葉蕾特費了好大的力氣，好不容易才把鱗片高高地舉起來，在燈光的照耀下，鱗片發出七彩的光芒，眞是漂亮極了。在場的觀衆一個個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眼前這塊美麗的鱗片。

會開完了，觀衆紛紛離開劇場，鬧哄哄的劇場很快又恢復安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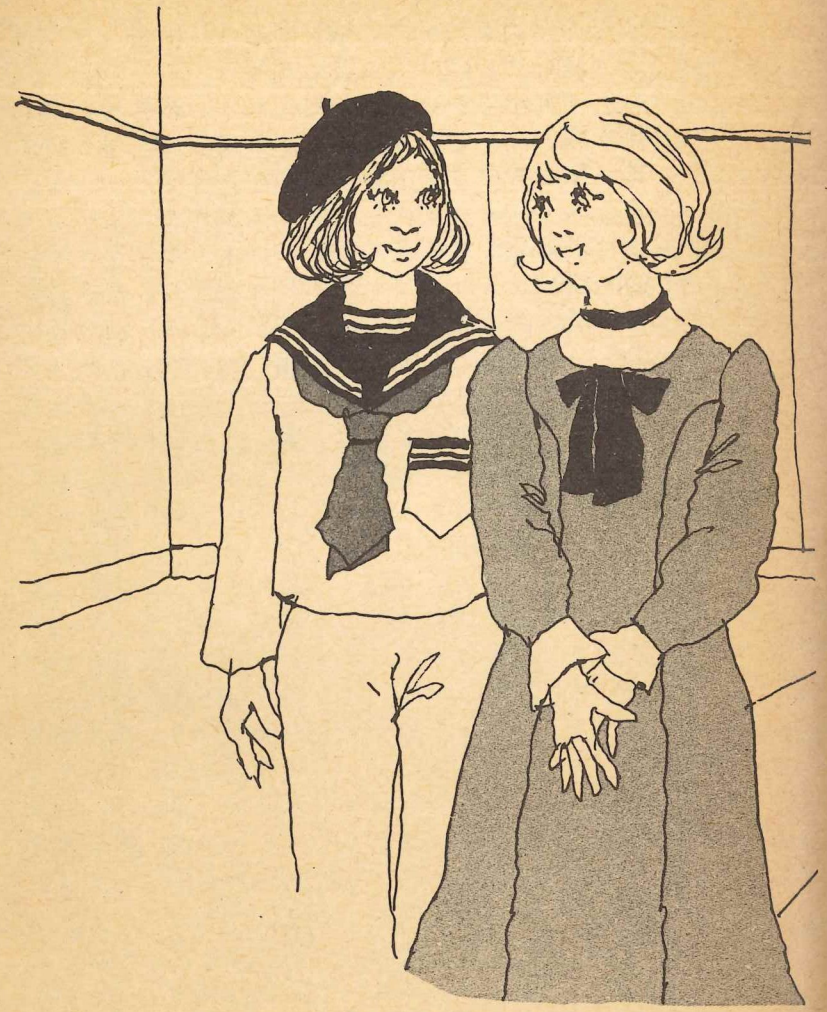
「喂！妳還記得嗎？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在這兒。」

皮葉蕾特看看身旁的梅伊說道。

梅伊點點頭，她只感到兩人的眼裏都閃動著淚光。

大廳進口的地方出現三個人，他們是馬克斯、蜜凱特和蓓格，嘰嘰喳喳地

吵個不休，不知是誰又在惡作劇啦！



後記

關於少女的讀物，自從有作家刻意地去著作以來，大多都是描寫悲哀、感人的故事，或是描述心地不善良的壞女孩欺侮可愛的女主角等等，但是這本書的內容則完全不同，它描寫的對象全是活潑、明朗的好女孩。

出現在這本書上的少女，全都有美麗的夢想，當她們遭遇到困難時，大家便同心協力，一起克服困難，像這種激發少女勇氣、冒險精神的故事，在少女讀物中確實不太多見。

本書的作者是法國著名的作家傑魯裘・基斯塔布・托德斯，他生於西元一八四七年，死於一九〇四年，仔細算起來，「海鷗隊的少女」這本書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但現在閱讀起來，卻沒有一點點過時的感覺，全篇故事仍舊充滿了新鮮、有趣的感覺。

托德斯在世時，曾爲少年少女們寫了許多篇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穿木

鞋的女王」，除了這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外，他還寫了許多歷史小說和與海洋有關的故事。

這本「海鷗隊的少女」，原來的書名是「不服輸的少女皮葉蕾特」，皮葉蕾特的個性正如書名，確實是個勇氣可嘉的女孩，一個人闖進怪物——海龍住的洞穴裏面，又在森林中摸索了兩天，才回到同伴身邊。

全書中一直深深吸引讀者注意的怪物海龍，在法語的原著中是寫成「海中的怪物」，並形容牠有個巨大又像馬的頭，頭上和長長的頸子上長滿了鬃毛，兩顆大眼珠發出碧綠色的光芒，見人就張開血盆大口，身體長約四十公尺，扭動身軀行動時，活像一條巨大的蟒蛇，渾身的鱗片在陽光的照耀下，還發出光彩奪目的光芒。

在翻譯時，爲了能讓小讀者們比較容易了解，特地把牠譯成「海龍」，而能和我國古代傳說中的祥瑞動物「龍」聯想在一起，當然這只是作者空想的動物。

不過，關於龍這種動物，不只是在中國傳說紛紜，在世界各地也有繪聲繪

影的傳說，以挪威爲例，一七三四年，曾有人在冰島附近看見一個頸子長有鬃毛，全身被鱗片覆蓋的龐大怪物，此外，在法國也有文獻記載，說有人曾看見這種像「龍」的動物。

雖然現在科學昌明，人類已能登上月球，可是世上仍有許多事是我們無法理解的，譬如傳說中喜馬拉雅山上有雪人，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本書的作者托德斯，在他生存的時代裏，不可否認的要比現在有更多令人迷惑的事物，於是他利用這些奇怪的傳說，再加上自己的想像力，才寫成這篇有趣又生動的故事。

只不過在原書中，皮葉蕾特和梅伊兩人聯手把兩隻海龍都打死了。也許在當時，這種結局才符合需要，然而在現在的社會裏，有心人士都大聲疾呼保護野生動物，若繼續尊重原著，顯然有些不太合理，便改寫最後一段，讓兩隻並未爲害人類的動物重返大海，同時故意讓鱗片掉落在沙灘上，使故事在結尾時更增添無比的趣味。